

黑魯曉夫政權內部的困擾

思 敏

目前黑魯曉夫政權，內部存在着幾個困擾問題：(一)自黑魯可能繼承人科茲洛夫突發心臟病後，繼承人發生問題；(二)老黨幹多已被整肅或衰老，新進一輩黨性不強；(三)政府機構中之舊官僚集團雖被打倒，新官僚集團又興起；(四)俄軍中派系對立，隱伏危機。

一 繼承人問題

黑魯現年六十九歲，曾經兩次安排繼承人均遭失敗。第一次安排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出身之基里欽科，黑魯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提升其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又提升其兼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黑魯主管俄共中央黨政人事與組織，在俄共黨內之地位僅次於黑魯。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俄共中央全會突然將其降為羅斯托夫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六零年五月五日俄共中央全會又免去基里欽科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及書記處書記之職務。

第二次安排科茲洛夫，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升其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同年十二月升為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一九五八年三月調升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一九六零年五月四日調任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接替基里欽科在黨內之地位)。一九六零年七月在俄共中央全會上報告「國際共黨羅馬尼亞代表會議總結」；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在俄共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會上作政治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俄共中央全會決議在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上由

科茲洛夫報告黨章修正案(一九五二年史達林時代俄共第十九屆代表大會時由黑魯曉夫報告黨章修正案)。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九日全俄勞動隊及工業先進者會議全場對科茲洛夫之歡呼，為史魯死後罕見之場面，各國共黨頭目或代表赴莫斯科訪問，多由黑魯及科茲洛夫接見會談，黑魯且曾公開表示以科茲洛夫為其繼承人。

科茲洛夫在俄共黨內權力增高後，首先遭遇到布列日涅夫(現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柯西金(現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波特哥爾尼(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之對抗。去年五月四日俄共「真理報」報導：「俄共中央委員會通告帕·佛·科茲洛夫因病不能參加五一勞動節。」此表示科茲洛夫繼承黑魯已發生問題。

今後黑魯繼承人必須具備下列之條件：第一、支持黑魯政策而獲得其寵信，年齡在五、六十左右；第二、應係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同時又是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三、在俄共中央委員會中獲得多數中委之支持。目前俄共中央黨政領導份子中有資格競爭者，據美國前駐俄大使哈里曼推測，柯西金有代替科茲洛夫之可能。柯西金在蘇俄政府機構中雖有權力，且為能手，但彼從未擔任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此外，蘇斯洛夫現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兼書記，且為俄共黨內理論家，但彼現年已六十歲，且有史達林主義傾向。波特哥爾尼代表烏克蘭黨的勢力，但彼現年已六十歲。波良斯基現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兼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狡猾而有政治智慧，但彼過於年輕，政治地位亦不如前者。但一旦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

被擠倒，彼有爬上更高位之可能。

五十七歲之布列日涅夫現已代替科茲洛夫在黨內之地位，但布爲烏克蘭黨幹出身，且遭遇到俄羅斯兩個較有黨的勢力之沃羅諾夫（現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第一副主席，俄羅斯部長會議主席），及基里林科（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第一副主席）等之對抗。因此，繼承人問題爲黑魔獨裁者最感困擾之問題。

二 俄共在衰退中

俄共黨內黑魯曉夫一輩已在衰老，而新進的一輩又缺乏黨性。從俄共第二十屆至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代表構成份子中，可以看出俄共黨內老黨幹已在迅速衰退中。在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四千四百零八名代表中，計革命前入黨者僅佔四二名，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零年入黨者，佔百分之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零年入黨者，佔百分之七點七，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零年入黨者，佔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入黨者，佔百分之二六點六，一九四六年以後入黨者，佔百分之四一點五，一九五六年以後入黨者佔百分之八點四。再如蘇俄政府機構中之年齡與黨齡較年輕者：如現任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波良斯基係於一九一七年出生，一九二九年入黨。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之賽米查斯尼於一九二四年出生，一九四四年入黨。現任蘇俄部長會議和俄共中央黨政監察委員會主席謝列平於一九一八年出生，一九四零年入黨。當年俄共十月革命情況，彼等自然無法體會。黨幹受科學與技術高等教育人數增多，彼等對馬列主義多不感興趣。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一千三百五十五名代表中曾受高等教育者佔七百五十八名，佔百分之五五點九。俄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一千二百六十九名代表中曾受高等教育者佔七百零八名，佔百分之五五點八。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四千四百零八名代表中曾受高等教育者佔二千三百二十二名，佔百分之五二點四。在俄共第二十二屆大會全體代表中，有七百五十名工程師和經濟

黑魯曉夫政權內部的困擾

專家，二百六十名農學及農業專家，三百七十九名教師、醫師及法學家及記者，二百二十六名蘇俄科學院及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等。茲將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代表之黨齡與教育程度及上兩屆代表大會代表之黨齡與教育程度，列表比較如後：

入黨年代	黨齡	
	第二十次大會代表	第二十一次非常大會代表
革命前入黨者	一·六%	〇·七%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入黨	四·五%	三%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〇年入黨	二四·九%	一九·九%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〇年入黨	三四·〇%	三三·八%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入黨	二一·六%	二一·七%
一九四六年以後入黨	一三·四%	二一·一%
		四一·五%

(二) 教育程度

代表人數(百分比)	會次			
	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代表	俄共第二十一次大會代表	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代表	總計
會受高等教育者	七五八	七〇八	五·八	二、三三
未受完高等教育者	二六	六七	五·四	一三〇
會受中等教育者	一六九	一五五	二·三	六五
初等與未受完中等教育者	三三二	三三九	二·六	六五二
其他	一、三五	一、六九	一〇〇	一、〇〇一
總計	一、三五	一、六九	一〇〇	四、四〇八

三 蘇俄政府之官僚集團

一九五七年黑魯曉夫利用反史與權力下放，將史派舊經濟官僚

集團貝爾烏辛、薩布洛夫等打倒，六年來新經濟官僚集團又形成，例如經過歷次改組之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其主管多非計劃經濟專家，茲列舉歷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之經歷如下：

姓 名	年 齡	黨 齡	教 育	簡 歷
涅·康·巴依巴可夫	五三歲		賽爾拜疆重工業學院	曾任蘇俄石油工業部長等職、現任國家化學委員會主席 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免職。
約·約·庫茲明	五三歲	一九三零年入黨	一九三七年畢業於軍事電機學院	一九五七年五月任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 一九五七年五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阿·費·札什迪柯	五三歲	一九三二年入黨	一九三五年畢業於頓聶芝礦學研究院	一九五八年任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 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九五九年免職，本年病死。
維·聶·諾維可夫	五六歲	一九三六年入黨	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列寧格勒軍事機械學院	曾任蘇俄國防工業部長、列寧格勒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任俄羅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任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彼·佛·羅馬科	五九歲	一九二五年入黨	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莫斯科有色冶金學院	曾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及部長、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現任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任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蘇俄最高蘇維埃命令國家計劃委員會改組，其改組後之組織如下：設二個第一副主席，二個副主席，漁業總管理局（以上均為部長銜），黑色冶金部、有色冶金部、石油部、煤氣化學工業部、電氣化部、機器製造部、輕工業部、食品工業部、運輸工業部、長期計劃司、專業司（規定司長應有部長之學養與經驗），並設有幾個研究機構。改組後之國家計劃委員會，仍然過於龐大與複雜，事權不易統一。

黑魔為打擊新經濟官僚集團，最近又改組國家計劃委員會，一

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蘇俄最高蘇維埃命令「國家計劃委員會改組為聯盟兼共和國機關，今後稱為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直轄於蘇俄

部長會議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此次改組後之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設一個第一副主席，二個副主席，六個國家委員會（化學、森林紙漿及木材加工、儀器與自動化工具、電工技術、化學及石油加工、機器製造、重型運輸及動力機器製造）。權力削減，單位亦減小。黑魔提拔被冷落多年之達·佛·烏斯蒂諾夫（國防工業系統出身之專家，曾任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七年）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主席，以監督與壓制國家計劃委員會中之新經濟官僚集團。

四 俄軍派系與危機

俄軍原分兩大派系，前國防部長朱可夫及前參謀總長索柯羅夫、斯基等代表莫斯科軍系，烏克蘭軍系代表者為柯尼夫、莫斯卡林柯、格列奇柯等，此系多數從史達林格勒戰區出身，在烏克蘭戰線及

史達林格勒戰線曾與黑魔共患難，彼此均有密切私人關係，此派於一九五五年以後擔任重要軍職者列後：

現	職	姓	名	年	齡	黨	齡	教	育	程	度	政	治	地	位
蘇俄國防部長	馬林諾夫斯基	65歲	入黨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零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	一九五二年俄共候補中委 一九五六年俄共中委 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華沙公約國聯軍總司令	格列奇柯	60歲	入黨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六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	一九五二年俄共候補中委 一九六一年烏克蘭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一九六二年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參謀總長	別留佐夫	59歲	入黨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七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	俄共第二十屆候補中委 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一九六二年任飛彈部隊總司令有功									
國防部副部長兼地面部隊總司令	崔可夫	63歲	入黨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五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	俄共第十九屆、第二十屆候補中委、第二十二屆中委									
國防部總監察長	莫斯卡林柯	61歲	入黨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九年畢業於高級砲兵學院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零年任莫斯科軍區司令、保衛黑魯曉夫集團政權、一九五三年逮捕貝利亞有功									
飛彈部隊總司令	克里洛夫	60歲	入黨	一九二七年		一九六零年任莫斯科軍區司令、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	葉比雪夫	55歲	入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八年畢業於紅軍機械化與自動化學院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曾任蘇俄國家安全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任俄駐南斯拉夫大使、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目前俄軍國防指揮系統中發生下列嚴重危機：①飛彈部隊自一九六零年成立以來會四度更換總司令（涅杰林、莫斯卡林柯、別留佐夫、克里洛夫），證明該部隊內部不穩定；②前砲兵總司令瓦倫

佐夫元帥牽涉反蘇間諜案，去年六月俄共中央全會開除其候補中委職務，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又被免去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職位；③陸海空三軍主管多數年老落伍，如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現年六十五

歲，華沙公約國聯軍總司令格列奇柯現年六十歲，地面部隊總司令崔可夫現年六十三歲，飛彈部隊總司令克里洛夫現年六十歲，空軍總司令維爾西寧現年六十三歲，陸軍供應勤務總司令巴格拉緬現年六十六歲，國防部總監察長莫斯卡林現年六十一歲，不滿六十歲者，僅參謀總長別留佐夫現年五十九歲，海軍總司令高爾什柯夫現年五十三歲，防空部隊總司令蘇台茲現年五十九歲，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葉比雪夫現年五十五歲。

五 結論

(一) 過去史達林在世時，對其繼承人選，則造成三個互相牽制的力量：既培養馬倫可夫為其繼承人，另一方面又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從烏克蘭將黑魯曉夫調回任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莫斯科省黨部第一書記，使與馬倫可夫相對抗，同時復加強貝利亞的特務系統權力。黑魯曉夫於一九五七年七月能迅速整肅馬、莫反黨集團，十月能驅逐朱可夫元帥，重要關鍵在於一九五三年九月爭得俄共中央第一書記之地位，因而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形成黑派佔多數的中央委員會。

黑魯曉夫鑒於史達林死後爭奪繼承權之危機，因標榜集體領導，實施黨政一元化，分散特務系統權力，增加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人數(現已增到十四名)等措施，以避免重演史達林死後爭權之覆轍。但目前俄共黨內已形成下列幾個相互對抗的力量：○科茲洛夫、柯西金等所領導的列寧格勒黨的勢力及全俄工廠廠長、專家、科學家等之力量，○掌握全俄共青團及黨政監察機構、安全系統，由謝列平等所代表之力量，○代表烏克蘭黨政勢力之布列涅夫、波特哥爾尼等在俄共中央主席團及書記處逐漸抬頭。根據已往俄共權力鬥爭之特性，今後鬥爭勢力必擴大。

(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黑魯接任蘇俄部長會議主席後，以精簡機構為名將原有五十二個部，改組為三十二個單位(十九個部、十二個國家委員會、一個局)，將一部份異己份子下放或黜免，嗣因加強地方控制會，部長議單位又隨時增加，一九六二年四月改組蘇俄

部長會議時，增到四十四個單位(十五個部、二十個國家委員會、及局等九個)，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改組蘇俄部長會議，增到五十四個單位(計十一個部、會議一、三十八個國家委員會、銀行二、公司一、局一)。黑魯歷次改組行政機構，依然愈改組愈多，愈整頓愈腐化，結果與史達林時代之行政機構，如出一轍。

(三) 過去史達林不許軍人進入俄共中央主席團，亦不許軍人有發言權，此為俄共政治之特點。黑魯曉夫為爭奪繼承權，一九五三年六月整肅貝利亞時，乃借重莫斯科軍區司令莫斯卡林柯之軍力，解除貝利亞之武裝及擊斃貝利亞；一九五七年借重國防部長朱可夫之實力，清除馬、莫反黨集團。朱可夫因此得升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使軍人在俄共政權中之政治地位增高。現支持黑魯政權之三元帥與將領，大多年老落伍，黑魯勢必削去彼等之權力與地位，而起用黨性較強、較進步之將校。但俄軍中類似砲兵司令瓦侖車夫元帥事件之反蘇活動，勢必繼續發生。

—上接41頁—

方面，凡西方對蘇俄有心戰宣傳作用之政治、經濟、社會學理論，將給予駁斥與打擊。

(二) 獎勵發展新武器之研究與製造將逐年加強：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授予研究新型核武器者七千名以上勳獎，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公佈因製造與研究新武器而獲獎者有六千名以上，今後蘇俄為加強軍備競賽，將擴大新武器之研究與製造。

(三) 一九六三年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在政治上最活躍者以布列日涅夫、波特哥爾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俄共革命紀念日由彼担任政治報告)、基里林柯、沃洛諾夫、波里斯基、波諾馬廖夫等。地方黨幹中以列寧格勒及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波波夫與依哥里切夫為最活躍，彼二人之政治地位將逐漸升高。黑魯因蘇俄農業失敗，已將全俄農業技術公司主席庫秋莫夫及農業部長祕辛等免職，預料主管農業人員將有大批更動與整肅。為加強農業灌溉與水利已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國家農業灌溉與水利生產委員會」，未來在農業化學與灌溉方面之機構與人事均將加強。

〔全文完〕

日趨投共的東埔寨

張耀秋

一 中南半島的一個小國

東埔寨位於中南半島，面積一八一、〇〇〇方公里，人口據一九六二年估計，是五、七八四、八四二人，其中包括大約五十萬越南僑民，和三十萬華僑。在中南半島各國中，東埔寨的面積最小，國土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原始森林，為開發不足的一個小國。東埔寨位於中南半島東南部，國境東北以安南山脈界越南中圻，東南接越南南圻，南臨暹羅灣，西隣泰國，西北以荳蔻山脈連東泰高原，東北角毗寮國。國境中部是由湄公河及周圍諸河川所沖積而成的肥沃平原。向東伸展與越南交趾支那平原連成一片。

東埔寨在中南半島居於一個極重要的戰略地帶，縮轂着暹羅灣東部，南拊泰國南疆與馬來亞，東鄰南越，北接寮國，倘使共黨勢力從北越寮國打通經東埔寨以出南海一道走廊，則不只南越將與中南半島完全孤立，泰馬也將遭受嚴重威脅，而且馬來西亞亦將暴露在其侵略的魔掌之前。

東埔寨本是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四外長會議產生的中立國家，東南亞公約並以保障東埔寨領土完整為其責任的一部份。東埔寨和緬甸、印度等國一樣標榜中立，誤以為中立即可以阻止共黨進侵。東埔寨元首施亞努本身是性格極不穩定的人，而且性情急躁，好大喜功，故易為共產集團所利用，它的中立政策已漸漸變質，例如最近提出建議，成立一個東埔寨和越南的中立化聯邦，他呼籲越南

通過一項中立法規，作為第一步行動。施亞努之倡議中南半島中立化，於一九六一年日內瓦舉行寮國問題會議時，即曾提議自中南半島至印度，建立一條延伸於南亞的「中立國地帶」，但當時以美國等不予贊同，才未實現。如今施亞努看到越南政變及甘迺迪總統被刺殞命，美國政府正在遞嬗演變，乃又趁機舊事重提，欲盡力達到他充任共黨統戰的任務。

二 與泰、越兩國的紛爭

東埔寨毗鄰泰國與越南，近年來由於邊界爭執問題及共匪乘機煽動，使東與泰、越之間，乃糾紛迭起，茲分述其經過於後：

(一) 柬越糾紛 其發生糾紛的原因為：①最大的爭執乃是邊境問題，迄今為止，其邊界的劃分還是一個「懸案」，東埔寨認為越南西北部接連東邊境的朱篤和河仙兩省，乃是東埔寨的領土，故東埔寨竟一再派兵進入越南二省，擅自收割民間所種植的禾稻，因此乃經常發生射擊戰。

②一九五五年越南政府大舉戡亂，乘勝追擊平川等教派叛軍，而這些叛軍就竄往東越邊境，以七山山脈為根據地，負隅頑抗，進而更利用此一未定界「地區，招兵買馬，打家劫舍，有些反越南政府的官僚政客，都逃往東埔寨以作庇護，致首都金邊成為越南反對派人士的安樂窩。一九六二年二月越南空軍飛機兩架叛變，轟炸總統府，幾肇大禍，後來其中一架當場被擊落，但另一架則逃往金邊

，而柬埔寨竟予以庇護。

○北越共軍常假道柬埔寨入侵越南，越南政府曾於一九五六年下令封鎖東越邊境，但是柬埔寨的米、木材、生果以及若干農產品大部是運銷越南，或運至西貢再行轉運輸出，其總額佔柬埔寨輸出總額百分之五十六，故越南對邊境的封鎖，對柬埔寨的經濟乃是致命的打擊，後來雖經美國政府的調解，越南取銷了封鎖令，但二國仍是芥蒂甚深。最近施亞努宣佈拒受美援，其所持理由之一為反對施氏的「自由柬埔寨人」的電台設於越南境內。

(二) 柬泰糾紛

其發生原因約如下端：

○領土問題 二國會因位於曼谷東北三百哩東泰邊境拍威限山的一個古廟維希爾古寺的產權發生爭執，一九六一年泰、柬雙方且曾訴於國際法庭，泰國根據其本身握有的有利證詞，事前估計訴訟必勝，但以國際法庭的美國顧問艾其遜存心左袒柬埔寨，致一九六二年夏間本案宣判時，國際法庭竟判泰邊的山區古寺歸柬埔寨所有，此事當時引起泰國朝野極大的反感。其次泰國認為柬埔寨的馬德望、暹粒、是梭蓬、國公島等地原是泰國的領土，而被法國於一八九三年佔領歸入柬埔寨的，所以經常發生邊界衝突，一九五九年泰柬會一度絕交，而柬埔寨仍經常派軍進入泰國掠奪農作物、耕牛，甚至農民。至一九六一年才行復交。

○政治問題

寮共可自柬埔寨向泰國滲透，柬埔寨可作共黨侵入泰國的據點，且柬常挾共匪以自重，常故意無事生風，說它安全受了泰國威脅，聲言要請共匪派兵入柬，以便保護它的「中立」。最近泰國總理乃沙立去世，施亞努親王竟下令全國作爲期一星期的慶祝，使泰國政府發言人認爲柬埔寨此舉，將使施亞努和柬埔寨的身份，在整個文明世界人民的眼中降低。

三 共匪加強勾引滲透

共匪對中南半島各國素懷侵略野心，故於一九五四年之前，即已派遣不少匪幹潛伏，預爲他日滲透之用，柬埔寨爲其中一個主站

。本來柬埔寨所最懼怕的是北越共黨的南侵，故在一九五〇年左右，柬埔寨的立場是非常顯明的站在民主的立場，施亞努起初亦知共黨顛覆陰謀的可怕，他曾指責共黨企圖破壞該國的獨立與中立，將柬埔寨變成一附庸國家。但自從柬埔寨參加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和一九五七年的「亞非會議」以後，柬埔寨的態度即慢慢改變了，因爲在「亞非會議」期中，周匪恩來利用施亞努的弱點，大肆誘惑，說要予東以「經濟援助」，幫助東國建築海港等，而施亞努竟中其圈套，大受其騙，而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並與周匪恩來發表了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年六月共匪與柬埔寨簽訂「關於經濟援助協定」，同意在兩年內無償地援助該國八億東元（折合八百萬英鎊，約合二千二百零四萬美元）的物資，幫助其發展經濟建設，並派遣專家和技術人員赴東進行技術援助，同年八至九月間，匪東互派經濟代表團，長駐金邊和北平，負責執行經援計劃。一九五八年八月，施亞努第二次訪匪，周匪恩來與施亞努在平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共匪同意無償援助柬埔寨建設小型的聯合鋼鐵廠和勘察地下燃料資源，以及幫助建設其他必要的有關工廠和勘察其他必要的有關資源等。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施亞努第三次訪匪，共匪與柬埔寨簽訂「關於經濟技術援助的議定書」、「關於共匪派遣鐵路農業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換文」等，共匪同意援助柬埔寨發展農業和自然資源加工工業，以及關於促進金邊——施亞努城鐵路的修建項目，幫助實行「施亞努計劃」（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五年計劃）。一九六三年二月，施亞努第四次訪匪，劉匪少奇又於去年五月訪問柬埔寨。

共匪對柬埔寨以利誘的手段使它上鉤，乃在派遣「經濟貿易代表」的名義下，展開滲透工作，至一九五八年共匪正式在柬埔寨設立大使館，使館人員達二百名之衆，這批匪方人員，表面上是使館的低級職員，實質上都是共匪派遣到柬，以柬埔寨爲主站，加強滲透東、越、寮工作，統戰東南亞的匪特份子，自這批人員抵柬後，柬埔寨對越、泰兩國邊界挑釁事件迭起，而柬埔寨也挾匪自重，連施亞努的兩個兒子都送到北平去「留學」了。

去年九月十七日揭幕的十八屆聯大中，由於匪、俄與匪、印之

交惡，阿爾巴尼亞所提要求共匪加入聯合國的建議，在共黨集團中都找不到聯署者，而柬埔寨竟不惜附和中共，以取媚共匪。柬埔寨於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照會美國，將自今年一月起不再接受美援後，陳匪毅即於當晚發表談話，表示支持並藉機漫罵美國，二十一日匪發表「支持柬埔寨王國政府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反對外國干涉和侵略聲明」。「人民日報」並於十一月廿二日發表「堅決站在柬埔寨一邊」的社論，柬埔寨首相羅敦、康托爾親王與柬埔寨元首施亞努親王先後於十一月十四日及十一月廿二日接見匪駐柬「大使」陳匪叔亮，進行「親切友好談話」，施亞努於十一月廿二日宣佈接受共匪的軍火援助，並且宣佈接受共匪所予的援助保證。旋於廿五日共同在金邊簽訂航空運輸協定，廿六日簽訂航空代理業務及相互提供服務議定書，協定中規定雙方將在廣州、上海與金邊之間飛航，以發展兩國交通並加強經濟合作，十一月廿九日施亞努聲明已向共匪要求派遣五名「技術人員」前往担任顧問，協助其組織「國家控制」工作，由於共匪加強對柬埔寨之滲透勾引，使施亞努已由懼匪、媚匪、親匪而至於附匪矣。

四 拒絕美援，日趨投共

美國基於東南亞整個戰略形勢的需要，雖然在泰、越兩國反對之下，仍對柬埔寨給予援助，美國每年給予柬埔寨的軍經援助的總額，共達美金二千九百廿萬元，其中經援一千零四十萬元，軍援一千八百八十萬元，以東國人口的比例來說，這數目已不小了。但是施亞努與共黨勾結已深，此次共匪利用越南政變，挑撥柬埔寨與美國的關係，妄指美國支持從事不利於柬埔寨政府的活動。施亞努於十一月十七日向新聞界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如果從一處外國基地向柬埔寨播出的『叛黨廣播』，到十二月最後一天，還不停止，則一切美國的經濟援助、文化援助及軍事援助將受拒絕」。施氏說該「叛黨電台」係位於越南境內，而受美國的堅固控制，自稱為「自由柬埔寨人」的組織是由山玉成、桑薩利所領導，並已訓練成一

千餘人的武裝部隊，施氏說是由美國所支持以進行推翻柬埔寨現政府的活動。其後施亞努在與美國官員就東國有無在甘迺迪總統遇害後下令慶祝發生爭端後，施氏竟於十二月十三日宣稱：「我們將樂於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現美、柬雙方大使均已奉召返國。施亞努在最近一期「民族主義者」周刊發表社論說：「美國的援助使柬埔寨遭受了深重的恥辱，……美國這名『自由衛士』是無恥地玩弄權術的能手」。接着施亞努親王的秘書處竟於十二月十六日發表公報說：「我們柬埔寨人知道，我們的生存目前僅賴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與無保留的支持。」

過去柬埔寨除了接受美援之外，法國基於歷史淵源的關係（柬埔寨原為法國保護國），亦予以援助，法國對東國的援助，目前總數也不過三百萬美元左右，此項法援基金，大部份用於支持法國在柬埔寨一隊二百至三百人的軍事訓練團，此次施亞努重彈中南半島中立化的舊調，另有其投機主義的陰謀作用，因為當越南政變之前，法國總統戴高樂會經發表談話，倡議越南經由中立而統一南北越，當時大家推測戴高樂倡此議之動機，為對美故總統甘迺迪唱其反調之一，後來美國未予理會，乃無多大實質意義；但是自從越南政變，柬埔寨拒絕美援之後，法國不無再度插手已經退出十多年的中南半島之心，施亞努乃利用此一時機，企圖利用美、法兩國對越政策的分歧，出售他中南半島中立化的詭謀，其用心實至險惡！

共匪抓緊柬埔寨拒絕美援的機會，利用柬埔寨的一批親共份子，從事羣衆性的掀風點火挑撥活動。共匪將過去主張接受美援的東人稱為所謂「自由高棉人賣國賊」，與所謂「民族叛徒」，作為打擊與消滅的目標，據統計被共匪列為打擊與鬥爭對象的東人共有一千餘人。但是自從施亞努宣佈自今年元月起拒絕接受美援以後，東國經濟即面臨崩潰邊緣，東幣大為贬值，人民紛紛向銀行提取存款，米炭等日用品及美鈔黃金等均為市民所搶購，黑市盛行，全國經濟已日陷窘境。故在柬埔寨目前內外交困的情勢下，施亞努雖宣佈拒絕美援，日趨投共，但其態度上必仍標榜中立，惟一俟施亞努的中南半島中立化建議，由消極作用發生積極作用之時，共匪也就可以兵不血刃而赤化中南半島了。

蘇俄附庸國面臨的難題

尹慶耀

當全世界的目光正集中在匪俄爭執和美俄關係的現在，我們願意談一談赤色附庸集團的動態，因為這些問題實是彼此關聯和互相影響的。

由於共產國家對內的極權控制，使得真正的民意無從表現；又由於其對外的鐵幕政策，使得真實的消息不易外洩。然而，就我們所知，附庸集團正面臨着種種嚴重而不易解決的困難。這不僅直接影響到它們自己，也可間接影響到世界人類。這裏且擇其重大者，略加析述如次：

一 思想問題

共產政權都同樣標榜馬列主義；可是，自附庸集團形成以來，先有一九四八年狄托的叛離蘇俄，繼有一九五六年黑魯曉夫的反史運動，和以一九六一年俄阿絕交為序幕的匪俄鬥爭的公開激化，這都足以為附庸集團帶來思想混亂，其影響所及決非短期內可以收拾的。

一 史達林主義並未絕跡

一九五六年黑魯曉夫掀起反史運動，曾引起東歐的大動亂。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時，黑魯曉夫再度掀起反史高潮，東歐附庸除波蘭外，都曾予以響應。保加利亞確實打垮了最重要的史達林主義者契爾文科夫的勢力，匈牙利把早已逃亡到蘇俄的拉柯西等開除黨籍，把一些因不實的狄托主義者罪名被拘的政治犯釋放，

政府人事也大加調整，但其中不少是反對卡達爾現政權甚至受其匪唆使的。至於羅馬尼亞僅把一九五七年即已被撤職的前羅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約·基辛涅夫斯基（兼書記處書記）和米·康斯坦丁尼斯庫（兼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再加以開除黨籍處分，其實他們倒是因為勸說喬治烏——德治改變史達林的統治方式而被黜的。捷克整肅的副總理巴拉克，據傳說正是指責第一書記、總統諾沃特尼反史不力者。東德的整肅似乎意在挽救其經濟危機。以各附庸的領導人而言，德共的烏布利希不僅是一個老第三國際，而且是史達林屠刀下倖存的德共流亡頭目之一。羅共首領喬治烏——德治是史達林大殺狄托主義份子時的幫兇；而捷共頭目諾沃特尼也是在捷克奉命整肅狄托主義份子時起家的。一九五二年哥特瓦爾德稱讚在揭發前捷共總書記魯道夫·史蘭斯基及其同黨的陰謀事件中，應歸功於安托寧·諾沃特尼、威·西羅斯基及雅·杜蘭斯基等等，因此他們都被認為史達林主義者。在遠東，除在喬巴山埃及死後始露頭角，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始任偽蒙總理的澤登巴爾外，越共的胡志明是一個老第三國際，北韓的金日成，共匪的毛澤東和東歐阿共的霍查，都常被指為史達林主義者。後三人在當時史達林心目中，不見得有什麼重要；不過，他們現在確實還在讚揚史達林，而且採取着史達林式的內外策略。

在東歐附庸中，推行反史最不力的就是捷克，據傳曾因此招致黑魯曉夫的不滿，因之在一九六三年布拉格那個龐大的史達林銅像終於被拆除，而重要黨政人事也一再調整。首先是撤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和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巴契列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書記科列爾及斯拉維克的職務。八月二十二日「紅色權利報」刊載「關於修正一九四九——一九五四年期間的政治案件結果的公報」，宣佈取消對魯·史蘭斯基、約·弗蘭克、貝·蓋明德爾、盧·弗雷伊卡、奧·斯林、安·西蒙、弗·克利門蒂斯、伊·洛布爾、魯·馬爾果利烏斯和貝·雷伊辛的全部起訴，並且取消了對瑪·斯威莫娃等六個刑事案件中許多人的起訴。又稱從一九五五年起，特別是在俄共第二十次大會和一九五六年捷共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總共審查了四百八十一個案件。相當大部分的人被釋放了，赦免了或減輕了他們的處刑。二十三日該報報導，曾在一九五六年前擔任過內務部副部長的安·普爾哈爾和卡·科斯塔爾，因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的政治案件中違反法制和應造的不真實的起訴，而分別被判六年和七年徒刑，并被褫奪公民權。九月間捷克又大批撤換黨政領導人員，據同月二十二日「紅色權利報」報導，撤銷了：威·西羅基的總管理和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職務；雅·杜蘭斯基的副總理、科學技術發展和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盧·楊科夫卓娃的副總理及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職務；約·克羅斯納什的食品工業部長職務；弗·沃卡奇的交通部長職務；弗·卡胡達的教育和文化部長職務；尤·杜里什的財政部長和黨中央委員的職務；阿·英德拉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職務；切·契薩爾的黨中央書記和書記處成員的職務。

在捷共的整肅中有幾點是耐人尋味的。第一、如前所述，史蘭斯基等一大批枉死者雖已得平反，但捷共因為「某些人粗暴地違背了組織章程和黨的工作原則，因此決定重申開除魯·史蘭斯基、奧·斯林、貝·雷伊辛、奧·費希爾、卡·斯瓦勃、雅·塔烏西果娃的黨籍。」這是否爲了維持那些親演「捉放」的當政者的情面？至於一九二八年就曾代表斯洛伐克區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一九三五年就被選爲中央書記、一九五三年三月起即出任捷克總理的西羅基，和同被目爲史達林主義份子的副總理杜蘭斯基，乃係諾沃特尼的左右手。這次二人同遭罷黜，可視爲諾沃特尼的一次大退却。不過，西羅基仍然是中央委員，杜蘭斯基依舊是主席團委員。而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轉任交通部長的阿·英德拉，由燃料工業部長

升任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奧·切爾尼克，新任副總理兼國家資本建設委員會主席的揚·彼勒爾，也都是諾沃特尼的忠實幹部。就是新任的總理約瑟夫·列納爾特也被目爲斯洛伐克人中的諾派。因此，捷克人以爲史達林銅像雖已推倒，史達林主義却依然健在。又捷共中央新設了經濟、農業、思想、生活水準四委員會，表面上是貫徹列寧主義，實際上是藉此加強黨的控制。這樣一些改組，不僅不能使捷克人民滿意，甚至傳說諾沃特尼遲早必遭整肅。不過，不久前諾沃特尼訪問莫斯科，黑魯曉夫會親往機場歡迎。俄捷雙方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宮簽約，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簽訂的友好互助協定延長二十年。看來短期內諾沃特尼當不致垮台。

在黑魯曉夫當政期間，共黨附庸絕大多數都將附隨，自無疑問。然而史達林主義者或所謂新史達林主義者，却并未絕跡。

二 狄托主義影響猶在

南共的路線不論是稱之爲狄托主義、民族共產主義或斥之爲「現代修正主義」，它對於赤色附庸尤其是東歐集團的誘惑力與衝擊力，是無可否認的。史達林的血腥整肅，并不曾把它的影響完全清除。黑魯曉夫時代的俄南關係雖則是一波三折，但最近雙方打得火熱。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起，黑魯曉夫赴南「休假」達半月之久，他曾與狄托在布里奧尼島密談，曾經訪問南斯拉夫的若干工廠，而且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對南斯拉夫加以讚揚。他此行的目的決不簡單，諸如利用狄托作爲東西關係的橋樑，利用狄托的聲望影響「中立」的新興國家及該等國家內的共黨，以思想上的容忍及經濟上的協助拉攏狄托，鞏固并提高俄共在國際共黨中的威望以對付共匪，這些當都在他的計劃之中。俄南關係既如此「友好」，東歐與狄托之間也就日趨接近。本來，波共頭目戈慕卡和狄托素稱友善。又據阿共透露，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匈共頭目卡達爾的上台，乃係黑魯曉夫和狄托協議的結果。黑魯曉夫訪南之後，卡達爾即於九月九日至十二日應邀到南國北部卡拉裘德吉伏狄托的獵舍

中「非正式」訪問。而參加會談的在匈牙利方面有副總理奧普羅、政治局委員加斯巴、副外長厄得利和駐南大使薩果爾；南國方面有副總統蘭柯維奇，政治局委員維塞林諾夫、弗拉霍維奇、副總理米尼克、狄托的秘書長康諾布加和南駐匈大使卡里克。會談後的公報則稱：「兩國根據共同的願望，兩個社會主義鄰國將利用一切可能性發展合作。」「雙方特別討論了兩國經濟合作的問題。」「在對外政策和當前國際問題方面，雙方滿意地指出，在基本的問題上雙方的觀點是一致的。」九月一日南外長波波維奇訪問華沙，二、三兩日與波外長臘帕茨基會談。六日貝爾格萊德發表狄托受波蘭邀請，將於訪問南美歸來後赴波訪問。南國與保加利亞之間本有馬其頓區的爭執，不過保共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齊夫柯夫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赴南訪問兩天，這當然是出於黑魯曉夫的主使。在東歐附庸中，羅馬尼亞被認為比較接近共匪，而且羅駐阿爾巴尼亞大使也已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返回地拉拿，因之當東歐各國與南斯拉夫間的工會人員、新聞記者不斷互相訪問時，羅馬尼亞却是例外。不過，喬治烏——德治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赴南訪問，於三十日發表共同聲明，除強調兩國關係成功地獲得發展外，并簽訂共同建設多瑙電站及船舶航行設施的協定，同時聲稱兩國對和平共存、全面裁軍等問題意見一致。這是一九五六年以來兩國首腦的首次會談，而最近羅馬尼亞斥其匪指南斯拉夫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乃屬干涉內政，嘗也有助於羅南關係的改善。另外，在一九六三年內，南國與東德代表會於一月七日起在東柏林商討兩國關係問題；同月十八日南匈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十九日南俄簽訂該年度文化科學協定；二月二十日南捷成立一九六三——六四年度文化協定；三月十二日南俄直達電話通話；黑魯曉夫在南時強調南斯拉夫可參加東歐集團的國際分工，此事雖未有具體結果，但九月三日南斯拉夫通訊社透露，南國最近將有觀察員派往「經濟互助委員會」；九月十八日南俄在莫斯科舉行軍事會談。同月二十七日南俄成立總額達一億八千萬美元的新經濟協定；十月三十日南通訊社報導，俄已應南之請貸款三千萬盧布予南，以助其恢復由於七月二十六日斯科普勒地震而造成的經濟損害。至於共匪、阿共、韓共則繼續醜詆南斯拉夫，北

越也不時譴責修正主義，而偽蒙則是俄共的忠實追隨者。黑魯曉夫如此熱誠地拉攏狄托，在若干方面對他是有利的。可是從下述幾點看來，是否也帶有一些副作用呢？

(一)黑魯曉夫在南斯拉夫大事稱讚其經濟制度，他公然說：「我喜歡工人委員會的形式，這是一個進步的現象。」他表示對「工人自治」十分感興趣。他說「很可能派一個蘇聯黨、工會和經濟工作小組來南斯拉夫，以便更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他作為蘇俄憲法委員會的主席，正在考慮把「工廠管理民主化」的某種辦法寫進蘇俄新憲法草案裏。據傳蘇俄的新聞并未把黑魯曉夫的談話全部發表，但西方以及共匪等反對派的報紙，都把這些話揭露了出來，這是否會對共產集團內的修正主義者以及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方式，予以某種程度的鼓勵呢？

(二)卡達爾被目為民族共產主義者，他曾宣稱凡不反對共產主義者都可以做朋友，他的政府和經濟機構中準備引用非共產黨籍人士。戈慕卡早已宣稱不走蘇俄的路，也不走南斯拉夫的路，而走他波蘭自己的道路。羅馬尼亞也在力爭它的自主性，不願事事聽命於蘇俄。而捷克斯洛伐克一、三八二萬總人口當中，捷克人佔六六%，斯洛伐克人佔二八%。除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包括候補黨員）共有一六〇萬黨員之外，另有一個自成系統，擁有一一萬六千黨員的斯洛伐克共產黨存在。斯洛伐克人時常向捷克爭取自主性，已為眾所週知的事實。一九六三年四月間捷共中央決定解除巴契列克的職務（事實上上月間即已解職），就是因為他被斯洛伐克人所痛恨而目之為布拉格的守門狗，新任的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杜布切克（兼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却被認為民族主義色彩較濃者。九月間去職的捷共總理西羅基是一個為斯洛伐克人所不滿的斯洛伐克人，而新任總理約·列納爾特仍是一個對諾沃特尼唯命是聽的斯洛伐克人，被目為西羅基第二。自然，這樣的調整，不會使得爭取自主的斯洛伐克人滿意。

然而，民族共產主義的發祥地應該是貝爾格萊德，南斯拉夫首先叛離了蘇俄，在外交上走「積極共處」的「不結盟」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採取自己獨特的方式。儘管狄托與黑魯曉夫熱烈擁

抱，但仍不肯重回蘇俄的懷抱，以失其自主性。而蘇俄對之却極盡拉攏、讚揚之能事，并在經濟與軍事上予以援助與合作，這豈非對東歐的自主傾向予以鼓勵？

三 共匪從事分裂運動

在俄匪鬥爭中俄共自稱它已獲得國際共黨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也有人說全世界九十個共產黨，有八分之七支持俄共。可是所謂支持應考慮到下列幾點：（一）永久支持還是會有所變化？（二）全面支持還是對某些政策尚有所保留？（三）全體支持還是有部分反對派存在？經過這樣的分析，恐怕問題就不簡單了。

俄共已公開指斥共匪在進行分裂運動，除去亞、非、拉丁美洲不計外，西歐各國共黨，原本是大部支持俄共的。但據我們所知，共匪正以布魯塞爾與瑞士等地為據點，甚至透過阿爾巴尼亞駐義代表團從事活動，而比、瑞、法、義、英等國共黨中都有親匪派存在。在附庸集團內如何呢？共匪的使館和「新華分社」都在散發反俄文件。因此在蘇俄的匪使館人員遭受譴責與驅逐，在東德受到警告，在捷共的「新華分社」已被封閉，某些使館人員被遣返匪區。那些國家內能沒有親匪派？其歷次整肅完全與此無關？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在亞洲，韓共的親匪派現正得勢；在偽蒙有不少共匪勞工被送回匪區；在北越則傳說總理范文同、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為親俄派，而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阮維積及黨的宣傳部長長征（上述四人均越共政治局委員）則為親匪派。東歐附庸雖可說百分之百的擁護蘇俄而抨擊共匪，但其中態度上也頗有差別。捷克的態度最激烈而匪捷關係也弄得最僵，這或許是諾沃特尼向黑魯曉夫表示忠誠的一種姿態；波蘭雖也指責共匪，但態度上較為緩和，一般波蘭人的心裏似乎對此不大介意；羅馬尼亞與匪關係較其他附庸為接近，一九六三年度共匪與東歐附庸（阿爾巴尼亞除外）簽訂的貿易協定，以羅馬尼亞為最早（四月十日），羅方且宣稱（八日）羅匪貿易將較往年增加百分之十。六月十八日羅馬尼亞報紙發表了同月十四日共匪致俄共長函的摘要，在東歐獨創一例。六月三十日黑魯曉夫趕往柏林慶祝烏布里希七十歲生辰，東歐各國黨政領

袖獨喬治烏——德治未往參加。對於七月間俄共攻擊共匪的公開信，羅共似乎遲遲未予理會。對於共匪反對局部核子禁試協定，羅共確曾表示不滿，然而羅共報紙只說：「我們對中共有着友誼及尊敬，但我們不能同意中共的意見。」至於指斥共匪干涉南國內政，乃是最近的事。

在俄共發表的攻擊共匪的文章中，很有一些耐人尋味的詞句。俄共不斷指責共匪從事分裂運動，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蘇俄「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會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和中國（共匪——下同）領導的分裂綱領」為題，斥責共匪「同俄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鬧分裂」，「破壞無產階級國際紀律」，要「承擔嚴重責任」。更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二十八日「烏克蘭真理報」署名布特凱維奇的「改頭換面的種族主義」一文裏所說：「『東風壓倒西風』，是中國發明的最新政治名言之一。」「中國的『地理學』拒絕把在歐洲東部和亞洲延伸有九千多公里土地的蘇維埃國家算作『東方國家』，也拒絕把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算作『東方國家』。一句話，拒絕！似乎這個社會主義的『東方』絕不是『東方』，原因只是因為它不符合中國領導人的地理政治原則。他們是這樣劃分的：白種人就是『西方』，有色人便是『東方』。」「中國政治家有句口號：『打倒白人！』……」。假如我們的記憶不誤，毛匪「東風壓倒西風」的口號，乃是在蘇俄打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時為黑魯曉夫捧場而叫出來的，上引文章何以要如此曲解？何以要把「東歐白人」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共匪對立呢？其用意恐係利用「種族」觀念防止共匪在其內部進行分裂運動。

貳 經濟問題

一 工業成長率低降

共產集團一向是以工業成長率高向世界誇耀的，它們把這作為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壓倒自由世界的根據，可是近年來它的工業成長率正逐漸低降。下表是它們自己的統計，刊登於一九六三年八月號

「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上：
工業生產年度增加率（各以前一年為一〇〇）

國名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阿爾巴尼亞	三九	二二	一一	七二	一六
保加利亞	一七	三一	二一	二九	九一
匈牙利	六一	九二	七九	六〇	三九
東德	六二	三三	二〇	二五	二〇
共匪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北韓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波蘭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羅馬尼亞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蘇俄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捷克斯拉夫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南斯拉夫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三	〇二

如右表所示，某些工業落後的亞洲附庸成長率較高，但也極不穩定。而共匪早已不敢再發表其統計數字。歐洲附庸一般都在低落中，而且更糟的是：（一）在東歐工業較發達者為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而一九六二年度的成長率，除被排斥的阿爾巴尼亞外，它們恰好是倒數一、二、三、四名；（二）在這些重要的工業國家中，其不能完成生產計劃者，偏又是重要的生產部門。這現象尤以捷克為然，沒有達成目標的部門為電力、重型機器、普通機器、建築材料、食品工業等等，而冶金、探礦、重型機器、化學工業及交通部門的基本建設都已落後。按照所謂二十年計劃，捷克截至一九八〇年的每年平均成長率，工業應為八·六%，農業應為三·四%，但一九六二年工業成長為六·二%（計劃目標為七·五%）、農業為負六%，依據聯合國統計，其該年度全部經濟成長等於零。因之，第三次五年計劃不得不被迫放棄。一九六三年度生產情況現尚未發表，但早已傳說其情形之惡劣尤甚於前年。一九六二年東德工業生產目標為八三〇億萬馬克，實際生產僅約七八〇億馬克，

該年度成長率計劃目標為六·四%，實際為六·一%。波蘭也有些部門未達成計劃，國民所得也未按照計劃提高，工業成長率八·四%，但五年計劃每年平均增長率應為八·七%。又上表所列，僅係工業成長率，如以一九六二年全部經濟成長率言，匈牙利計劃目標九%，實際五%；保加利亞計劃目標一四%，實際六%；羅馬尼亞計劃目標一三%，實際七%；阿爾巴尼亞計劃目標一五%，實際八%。因此，在一九六二年度，東歐附庸沒有一個能達成其經濟計劃目標。最近，黑魯曉夫已公開承認了蘇俄的經濟困難。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來自維也納的消息，保、匈、捷政府已承認因缺乏燃料、動力，使得生產落後。想來該年度的東歐也不會有什麼奇蹟出現。

二 分工專業並不順利

共產集團的國際分工專業化，自從一九六二年六月經濟互助委員會第十六次大會確定了「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的基本原則」之後，就更趨於具體化。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經濟互助委員會第九次執行委員會簽訂了共產集團的國際合作銀行協定，十一月十二月該行的第一次理事會議，也已在莫斯科舉行。該銀行預定於一九六四年元旦開業，將以一種新的盧布作為多邊清算的手段，這對於共產集團內的貿易、合作乃至整個經濟發展都將有所裨益；不過，共產集團的分工合作並不圓滿順利，而是存在着不少阻力的。

在專業化的原則下，每個國家都僅僅發展某些部門而將其產品依照互助委員會的計劃及彼此間的協定供給其他國家，如果某一國家的生產不能完成計劃，其他國家亦必受累。例如捷克是向共產國家提供機器的主要國家，然而它的機器生產不振，害得羅馬尼亞等不得不改向西方購買。而且據羅方指責，捷克製的產品有兩種，好的一種賣給西方，壞的一種賣給共產集團，因而表示極為不滿。

在分工專業化的經濟發展原則下，將使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的差距愈來愈遠，因而引起異議。羅馬尼亞雖然是一個農業國，但也正向工業化的途程邁進，如前表所示，其工業成長率，近年來一直是東歐第一，它不願接受經濟互助委員會分配給它的專門發展

農業的任務。而且捷克雖是東歐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在二十種工業必需原料中，能够自給者僅煤炭與白陶土而已。以一九六〇年言，其所需鐵礦石的八〇%、石油的一〇〇%，都要依靠輸入。反之，羅馬尼亞則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一九五九年其燃料動力構成的比重中，天然氣已佔四〇%，較之美國尤高，因此它不願自己工業化的意志遭受壓抑。經濟互助委員會的計劃中如不供給它所需要的資本財，它可以向西方購買。一九六〇年羅馬尼亞資本財（包括機器設備等）中西方製品佔三分之一以上，最近已增至六〇%。爲了緩和羅馬尼亞的自主傾向，一九六三年五月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波特哥爾尼銜命前往羅京進行遊說。七月間喬治烏——德治率團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會員國黨政首腦會議時，蘇俄又贈與它第二座鋼鐵廠以資安撫。然而類似的問題，在附庸集團內決非少數。

亞洲附庸除偽蒙外，都不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會員國。而且共匪會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俄共覆函中，對國際分工專業化加以指責稱：「假借『國際分工』、『專業化』的名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損害別的兄弟國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國沙文主義。」韓共「勞動新聞」十月二十八日的社論透露蘇俄會企圖全面控制北韓的經濟，作爲其經援的代價。且曾指摘北韓的五年計劃太過幻想，農業集體化過程過於急進，不應建立自己的機械工業。因此北韓會不斷追隨共匪高叫自力更生，並在六月十二日的「勞動新聞」編輯部的文章裏說：「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就不能保障政治上的自主」。「民族經濟只有形成一個綜合經濟體系，作爲獨立的經濟單位……」，「如果只顧什麼『傳統生產』、『自然經濟的有利性』，或只顧『收益』，只發展某些有限的生產部門，……那將使本國的民族經濟變成畸形，不依賴別國的經濟就動彈不得。」在表面上，羅馬尼亞也對經濟互助委員會加以讚揚，但在內心裏，東歐附庸是否也有如共匪與北韓所指責的同樣感覺呢？

三 農業危機的嚴重

蘇俄附庸國面臨的難題

飢餓是共產主義的忠實旅伴，現除共匪有嚴重糧荒外，蘇俄也缺少小麥千萬噸以上。一九六三年羅馬尼亞曾有小麥四十萬噸輸往蘇俄，但其他共產國家則無不缺糧。現今蘇俄已限制人民購買麪包，馬鈴薯常發生搶購，駐東德的俄軍也已奉命勒緊褲帶。據十一月十六日來自維也納的消息，蘇俄南烏克蘭的克利福洛市工人會爲要求增加工資以購買麪包而罷工，黑海岸的敖得薩碼頭工人拒絕爲一隻古巴船隻裝裝奶油。至於東德更是一直缺糧，捷克的人民早已爲了購買食物而清早就起身排長龍。我們更不能忘記，東歐附庸一向由蘇俄輸入穀物，蘇俄農業既經歉收，東歐人民勢須陪同挨餓。爲了挽救此一危機，除了蘇俄購買的加拿大小麥，得在不妨害加拿大固有市場的情形下輸往東歐外，各附庸也只好紛紛伸手向西方購買。

一九六三年，東歐附庸都已承認農業歉收。匈牙利擬向美購買穀物八〇萬噸，一半爲麪麥，其中大部爲小麥，一部份爲用作飼料的粗麥。十月二十三日美商務部宣稱，已批准一二〇萬蒲式耳玉蜀黍運往匈牙利。另據路透社電：十一月月上旬美又批准一次七六〇萬美元和一次八〇〇萬美元的小麥輸往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都已向美申請購糧，其價值約六千萬美元。十月間保加利亞與加拿大簽訂貿易協定，在未來三年內購買加麥四四萬噸。東德缺糧由來已久，也許因爲柏林問題關係而遲遲未向美購買。惟據美商務部於十二月十日宣稱，業已核准價值三二〇萬美元的小麥輸往東德。這裏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波蘭，它在農業方面大部分採私營方式，私營農地佔八五%，一向被認爲比較自由化，而收成也較其他附庸爲高。可是，它同樣偏重工業優先，以致每年約缺少穀物三〇〇萬噸，除了獲得美國的剩餘糧食外，它也常向加拿大購糧。現今波蘭旅美僑民約六三〇萬人，每年均有匯款接濟家屬，按官價匯率一美元等於二四茲羅提，實際購買力約爲五〇——六〇茲羅提，但波蘭政府爲了獲取美元作爲購買糧食及其他物資之用，對僑匯特予優惠條件即一美元折合七二茲羅提。儘管如此，美國因售賣農產品而在波蘭國家銀行的存款，截至一九六二年初已有八十億茲羅提以上，除了大使館經費等項支出外，很少其他用途，雖經多方設法，也僅能用掉其一%。目前波蘭又已向美國乞援，據傳波急需美麥約百萬噸，一九

六四年則約需三百萬噸食糧。亞洲附庸無不缺糧，偽蒙原不是一個農業國，北韓、北越雖作虛偽宣傳，事實上則需要在饑餓中的共匪予以接濟。

參 東西貿易與自由化問題

主要先進國家對共產集團貿易數量表(單位：百萬美元)

日	法 國			義 國			英 國			西 德			一 九 六 〇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六 二
	共 產 集 團 合 計	東 歐 (內 蘇 俄)	輸 入 總 額	共 產 集 團 合 計	東 歐 (內 蘇 俄)	輸 入 總 額	共 產 集 團 合 計	東 歐 (內 蘇 俄)	輸 入 總 額	共 產 集 團 合 計	東 歐 (內 蘇 俄)	輸 入 總 額			
八、 一五 四七 六	四 七 〇	二 三 一 〇	一 三 一 五 二	六 六 七	二 六 〇	八 三 七 四	八 六 四	一 三 五 〇	七 五 〇	〇 九 四 五	一 〇 六 〇	一 三 〇 三 一	一 九 六 〇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六 二
一· 八	三 〇 六	一 一 六	一 三 六 〇	八 〇 〇	二 七 五	七 七 四	三 〇 七	一 三 一	一 三 一	七 七 六	五 〇 六	一 四 八 八	(%) 六 八 六		
一 〇、 二〇 四七 六	四 五 七	二 四 〇	九 〇 一 五 〇	七 五 四	二 七 四	九 四 一 二 〇	九 一 九	四 八 〇 六 六	八 〇 六 九 九	二 三 三 九 九	一 二 二 〇	一 三 一 七 二 六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六 二
二· 四	三 〇 三	一 二 五	二 四 五 九	八 〇 〇	二 七 五	五 五 五	四 〇 三	一 三 一	一 三 一	三 五 九 八	五 〇 二	一 四 七 九	(%) 二 三 七		
一 〇、 三五 二九 三	五 五 七	二 四 〇	八 四 九 七 五	八 一 二	二 七 七	七 七 九 六	一 〇 〇	三 九 一 三 七	六 三 七	二 三 七 三	二 三 七 四	一 五 一 五 四 四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二	一 九 六 二
三· 一	三 〇 七	一 三 六	一 三 七 三	七 〇 五	二 七 五	二 七 五 二	四 〇 二	一 三 一	一 三 一	二 四 七 九	四 〇 三	一 四 三 〇	(%) 三 三 三		

一 東西貿易

在共黨的邏輯下，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可是，事實上資本主義不僅并未崩潰，反之那個「社會主義體系」還得某種程度的依存資本主義國家求取經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貿易方面，讓我們且看看東西貿易的現況：

本
共
內蘇俄
匪
產集團合計

一四七
二〇三
一八〇

一〇一
二〇
一三七

二一
三四〇
三〇六

三〇二
二四一

二九六
四八四
四〇〇

二〇八
二〇八

資料來源：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日文「世界週報」

美國因有禁運關係，對共產集團貿易額不大。據美商務部長霍奇士透露，一九六一年美對共產集團輸出三億一千萬美元，輸入一億二千萬美元；一九六二年輸出二億七千萬美元，輸入一億三千萬美元。至於一九六三年雖尚無具體數字，但因售糧關係，數額自將增多。在這裏我們也發現有幾項問題：（一）儘管共產集團詛咒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視歐洲共同市場如蛇蝎，但却無法與之割斷經濟關係，甚且正力謀擴大東西貿易；（二）由於共產國家缺少高級工業品，尤其有若干機器須向西方購買，因之波蘭、羅馬尼亞貿易總額中各四〇%、匈牙利利的三〇%，都是以西方為對手，而西德貿易總額中的二%是與東德從事交易。以實際數額言，一九六二年連同對美貿易在內的對西方貿易總額，南斯拉夫為一〇億美元、羅馬尼亞五億、保加利亞一億五千萬美元；（三）今日東歐人民依然反俄，不過他們對德國的恐怖感尚未完全消除。黑魯曉夫不時藉誣指西德為軍國主義、復仇主義來煽動這種恐懼感，以加強其對東歐的控制。但在貿易上却如右表所示，在自由世界對共產集團貿易中，西德却居於首位。一九六三年西德已與波蘭（為期三年）、羅馬尼亞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十一月十日又與匈牙利在布達佩斯簽訂同樣協定。在上述國家內，西德已設立或正設立通商代表部，並將於最近將來在捷克及保加利亞設立。換言之，在政治上雖把西德當作敵人，在貿易上却須化敵為「友」。不僅附庸如此，蘇俄自身亦不例外。爲了對抗歐洲共同市場的關稅壁壘，蘇俄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改訂其關稅稅率，最低稅率可等於零，最高稅率可達一〇%、一五%乃至二五%，以利其對西歐爭取最惠國待遇。它曾將這一稅制通知法義等國，但對西德則遲遲不予通知，原因是它不能不需要西德的機器。由東西貿易關係上，我們也可看到共產集團的弱點所在。

二 自由化問題

凡屬共產國家都是極權甚至是恐怖統治，而以匪、阿、北韓等爲最。但如以東歐各國互相比較，最自由化的是波蘭，據波蘭人自稱真正沒有自由的只是戈慕卡一人；匈牙利正趨向自由化；保、羅都死氣沉沉；東德已軍營化，正靠醜惡之牆阻止人民逃亡；而有趣的是捷克人却向波蘭逃亡，以致警察隨時檢查旅客，把逃亡者從邊境捉回。

時代已經不同，黑魯曉夫不能再以史達林的方式控制東歐，而東歐各國史達林式的統治方式也不能不逐漸改變。一九六三年一月保加利亞曾釋放五百名政治犯，如前所述，捷克也釋放過了一些。匈牙利也釋放戰犯、政治犯，包括參加一九五六年反共革命者，并有條件准許該一時期逃亡者歸國。自三月二十一日卡達爾在議會發表赦免戰犯及政治犯外，至四月四日所謂「解放紀念日」時，已釋放約五百人，其中包括當時要求俄軍撤退、匈牙利中立化被判無期徒刑的伊斯特萬·比勃、被判刑十五年的前布達佩斯警察總監科巴克息及布達佩斯勞工評議會指導者拉克斯等。不過，東德的政治犯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即已增至一萬五千人，迄今柏林圍牆邊尚時時流血慘劇。而阿共的整肅更隨時皆有，以至近傳大批阿人逃往南斯拉夫，陸軍亦有不穩之說。另外，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被捕、現年七十三歲的捷克首席大主教貝蘭氏，業經釋放，十月三日梵諦岡經已證實。會受前教皇庇護十一世的感召赴俄傳教的西雪克神父，被囚二十三年之後，也於一九六三年十月返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逃往美國駐布達佩斯公使館的閔增蒂主教，不久前亦獲釋放。這些都與黑魯曉夫企圖改善對教廷關係有關，也是爲了買好各該國天主教徒的人心。至於蘇俄駐匈軍隊近將撤退，并已於十二月間開始撤退眷屬（俄軍係根據一九五七年三月之協定駐匈，總數約八

——(一〇萬人)，或許是聯合國撤銷匈牙利事件議程的條件，但在匈牙利必然會大快人心。十一月月中旬捷克開放南部，准許西方遊客前往觀光。在一九六三年內匈牙利核准赴國外旅行者五十萬人(內往西歐者四分之一)，同時允許四十二萬外國遊客進入布達佩斯，另外還准許一家英國公司赴匈牙利拍片。與此一自由化趨向相反的却是一向被認為共產國家中最自由的波蘭，一九五六年當戈慕卡重登政壇時，他曾允諾其人民從公職中放逐史達林主義份子、放棄推行農業集體化的強迫方式、容忍天主教、容許言論自由。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六月，波共已以紙張缺乏為由，勒令兩種週刊停刊。七月初決定設立「思想問題委員會」，以監督知識份子的活動。戈慕卡曾在波共中央全會中大肆抨擊天主教的特權階級，十月二十六日華沙的德通電稱，三個波蘭城市中，最近發生警察與天主教示威羣衆的嚴重衝突。這些事實，正好提醒我們共產國家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根本不能相容。

肆 結論

共產集團今日正陷於彼此矛盾、思想混亂、經濟困難之中，而人民則日漸要求自由。

共產國家的經濟困難尤其是嚴重的農業危機，會減低各該國人民對其政府的信仰和附庸國家對經濟互助委員會的信賴。但各國人民的自由願望，還沒有發展到想根本推翻其共產政權；附庸國的主傾向，也還沒有發展到想根本脫離蘇俄的羈絆。惟經濟愈困難，這些趨向愈易發展，而這些趨向愈發展，對於各附庸政權的穩固性，對於統一的蘇維埃帝國的建立，必愈增其困難。

今日若干共產國家的統治者，已經注意到增加農業投資、提倡化學工業、增產化肥、增產消費物資，某種程度地修正其錯誤的經濟政策。但既不能完全放棄其重工輕農的原則，又不能澈底改變其有害生產的共產制度，其經濟困難就不易克服。那些統治者為免激起人民大規模反抗，業已有限度地緩和其暴力統治，放寬其自由尺度。然而人民對於自由永遠不會墜足，他們一旦踏出第一步，誰能

說他們永不要再踏出第二步？

反共的自由世界如何把握此一時機呢？如果只想趁機多做些生意，那就太過短視了。如果只單純為了避免戰爭而幫助黑魯曉夫渡過難關；為了避免流血而示意鐵幕人民暫守共黨的秩序，也就未免過於消極。

國際共黨慣於攪起動亂而後從事攫取，自由世界却希望在安定中解放鐵幕人民，這幻想是很難實現的。艾德諾曾建議利用共黨糧荒解決一些東西間的懸案；自然，其他更為積極的方法，也還可待人發掘。因此，我們希望自由世界的領袖們，充分注意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在研討東西關係的同時，不忘其反共的原則。

本刊徵稿簡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 (二)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日截稿。
- (三)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為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載明。
-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中央日報大廈七樓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一八九號。

新春看日韓政局

朱少先

壹

在過去一年中，亞洲局勢，動盪不安，尤其是中南半島、寮國、越南，戰火從未中止。緬甸、柬埔寨情勢亦非常不穩。這些動亂根源，無疑來自共匪滲透。東北亞地區，因有我中華民國作為中流砥柱，日韓兩國雖然內部問題非常複雜，亦尚能在平穩中渡過。

最近二三個月來，日韓兩國，先後舉行了三次大選，執政黨均獲得勝利。去年十月十五日韓國總統大選，朴正熙最高會議議長以民主共和黨總裁身份參加競選，結果以四百七十萬零二千六百四十二票，擊敗前總統尹潯善，當選第三共和國總統。兩氏所差票數不過十五萬餘票，是險勝局面。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國會議員選舉中，民主共和黨在一百七十五席中，獲得了一百十席，可稱大勝。尹潯善的民政黨僅得四十一席，朴順天的民主黨（即張勉舊民主黨份子組成）得十三席，自由民主黨得九席，國民之黨（由前總理許政領導）得二席，其他七個小黨派候選人均告落選。執政黨在國會已獲得了過半數絕對多數的安定席次。

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實施衆議員大選，結果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在四百六十七席中獲得了二百八十三席，連同最近無黨無派議員十一人加入該黨後，已達二百九十四席，保持上屆大選紀錄。在野黨社會黨得一百四十四席，較上屆減少一席，民主社會黨得二十三

席，較上屆增加六席，共產黨得五席，較上屆增二席。就大體言，新國會內政黨形勢，與大選前無多大變化，自由民主黨仍佔過半數多數優勢。

上述日韓兩國三項大選，均能在平靜、公正中進行，並無重大糾紛發生，且兩國執政黨均獲得相當勝利。新政府亦經分別組成，今年兩國政局，是否可以獲得較去年更為安定，茲就其國內各項客觀情勢，試加推論。

貳

首先看日本情形，池田政府在選舉獲勝之後，成立新國會，照例應選舉首相及改組內閣。池田勇人繼任首相，當然毫無問題，但以舊內閣全班人馬組成新閣，在日本憲政史上，尚屬初次，池田此項措置，旨在避免因閣僚更迭而引起黨內派系鬥爭，顯示池田在自民黨內控制力，已較前減弱，黨內派系之爭，亦較前更為尖銳。

就過去情形論，自民黨內有八大派系之稱，各派均擁有各別組織，關係非常複雜，明爭暗鬥，隨處可見。其中佐藤榮作（國務委員兼科學技術廳長官）與河野一郎（建設大臣）兩派間之對立形勢，更為嚴重。今年七月自由民主黨改選總裁，佐藤榮作必將參加逐鹿，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等「官僚派」將積極支持佐藤；而河野一

郎、大野伴睦、川島正次郎等所謂「黨人派」，仍將擁護池田勇人競選第三任總裁，雙方勢均力敵，競爭必非常激烈。池田原屬「官僚派」，與佐藤爲吉田茂麾下兩大主力，池田在一九六〇年出任總裁前，本有與佐藤交替之諾言；但自出任首相之後，極力拉攏大野、河野等「黨人派」，以求長期執政。此次議員大選後，河野派在國會勢力大增，由三十五席增至四十七席，因此氣勢大盛，池田爲競選下屆總裁，故必須爭取「黨人派」繼續支持，積極拉攏河野。最近衆議長選舉中，「官僚派」與「黨人派」競爭非常激烈，大野派船田中的獲得膺選，係由池田極力支持所致。此事不但引起「官僚派」普遍不滿，且均歸罪於池田的偏袒，使池田與佐藤間之矛盾，更爲加深。惟河野一郎在黨內以親俄著稱，目前擁戴池田不過權宜之計，一旦情勢許可，隨時可與池田分手參加總裁競選，實際上河野爲較佐藤尤難對付之勁敵。

現在自民黨內部，正進行解散派系以促進黨近代化工作，岸信介派的「十月會」已於去年十月首先解散，池田派的「以正會」，亦於大選前解散，佐藤派的「木曜會」、三木派的「政策同志會」、石井派的「水曜會」，亦決定近期內解散。大野、河野、川島、藤山各派，原不贊成此舉，但由於黨內大勢所趨，該四派首腦在十二月十三日集會時，亦已決定了解散方針，河野雖有反對之意，但亦孤掌難鳴。故解散派系組織以達成黨的近代化問題，可望在今年一月黨大會中解決。不過自民黨派系組織，已根深蒂固，且與政治資金籌集有密切關係，即使在表面上派系組織可能完全解銷，但無形的派系鬥爭，不但無法消滅，而且更將劇烈，尤其是在去年七月自民黨總裁改選以前幾個月，此項鬥爭，將無法避免，這是造成日本政局不安的主要因素。

日本執政黨除了內部糾紛之外，在內政方面，經濟問題是重要難關，最顯著的是物價上漲及國際收支有不穩定傾向，去年入秋以來，物價不斷上漲，上漲率年度間將達百分之八；國際收支，至年度末，將出現二億美元之赤字。此種情況，到今年度可能更趨嚴重，因爲今年四月日本將列爲IMF（國際貨幣基金）第八條國（不能以國際收支上理由限制匯兌），而且還準備正式參加OECD（

經濟合作開發機構），若不趁早妥籌對策，情況更將惡化。池田的高成長經濟政策，已面臨必須修改階段。池田政府，能否克服難關，將爲日本政局能否安定的關鍵。

在外交方面，問題亦非常複雜，日美關係自甘迺迪逝世後，雖然不致有重大變化，但過去池田與甘迺迪間之密切關係，是否能繼續維持，尙難判斷。日美間急待解決的問題如美國原子潛艇寄港問題，棉織品、雜貨等銷美問題及利子平衡稅問題等，不但是日美兩國間問題，關於原子潛艇寄港問題，極可能在日本引起反政府及反美運動。

日韓問題，雖然尚有若干未能解決之懸案，但由於雙方均有迅速恢復兩國邦交的意向，如再稍作讓步，今春可望正式建交。不過此一問題，社會黨及左翼政團均極力反對，勢將再一次爆發類似一九六〇年安保騷動的反政府運動。

中日問題，自日本政府核准以分期付款方式售與共匪二千萬美元之整套合成纖維工廠後，接着又有池田首相對我國反攻的謬論，最近又爲將周鴻慶遣返匪區案使兩國關係已瀕於破裂邊緣。目前的情勢極爲嚴重。

至於日匪關係，今年日本在標榜所謂政治與經濟分離原則下，通過民間貿易關係，必將與匪暗中更加勾搭，積極展開貿易。

從以上所列問題之發展情勢觀察，一九六四年的日本政局，將爲多事之秋，隨時均可能引起政治風暴，池田不但在在七月總裁選舉中甚有問題，且隨時亦有垮台可能。

叁

韓國政局，由於最近兩次大選情況非常良好，充分表現了民主與公平，軍事革命領袖朴正熙正式當選總統，朴正熙所領導的民主共和黨又獲得了在國會中的絕對優勢，證明朴氏及其黨已獲得國民的支持與信任。而且在韓國憲法中，總統有絕大權力，以朴正熙總統過去兩年餘來的政績，已證明其領導正確，且其反共態度堅定，處事公正廉明，對其政敵亦能謙讓容忍，充分表現政治家風度，尤

其是最近半年餘來，朴氏在內外夾擊，糧荒嚴重，經濟困難情況下，仍能克服困難，順利完成大選，若非才能卓越，決難勝任。現在朴氏已正式就任總統，且有親政府國會配合，新政府在政策執行上，將不致遭受阻撓。故今（一九六四）年韓國政局，將是一個比較安定局面。

現在新政府業已組成，前東亞日報社長、韓國紅十字會會長無黨無派的崔斗善出任總理，前經濟企劃院院長、韓國銀行總裁及日韓會談韓國代表團團長金裕澤擔任副總理兼經濟企劃廳長官，前駐美大使丁一權出任外交部長，前駐日代表團及前外長金溶植出任國務委員，担任外交方面工作，新內閣不但陣容堅強，且顯示新內閣將以全力推行經濟政策及調整美、日兩國關係為施政重點，崔總理就職後於十八日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時，即已明白表明上項政策方針。其中對美關係，由於最近朴正熙總統與詹森總統在華府會談，兩國關係似較前已有好轉。新政府成立後，又立即將首都防衛部隊，劃歸聯軍指揮，恢復了軍事革命前美國對韓軍的指揮系統，顯示美韓兩國關係，已見加強。至於對日關係，關於財產請求權問題，前年年底大平正芳與金鐘泌間已獲得協議，日本將給與韓國三億美元贈與款，另再撥低利貸款二億美元，一旦日韓建立邦交，此項資金，即可源源到達韓國，有助於韓國經濟情勢之穩定。

目前韓國最大困難，即在經濟問題，通貨膨脹非常嚴重，韓幣發行量，自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二百四十六億圓，至去年十一月底，已超過了四百億圓。外匯儲備額，亦大見減少；一九六一年年底尚存二億零七百萬美元，但到去年十一月已降至一億一千九百萬美元。物價則仍不斷上漲；糧食問題，尤為嚴重。崔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中，已坦白承認，且主張首先健全財政金融及嚴格管理外匯，以求經濟安定。韓國目前仍是南北分割，且擁有大量軍隊，支出浩繁，生產又非常落後，短期內非依賴美援，無法解除其經濟困難。新政府除加強對美關係，爭取更多美援外，一面修改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使能切合實際，一面緊縮預算，節約開支。同時更盼望早日解決日韓問題，俾獲得日本賠款與貸款，以解除目前的經濟困難。就目前情形言，美韓、日韓關係，均已顯露好轉跡象，故今年的嚴重

經濟危機，亦可望緩和。

此外，在民主共和黨內部，由於金鐘泌再度出任該黨主席，恢復了朴正熙與金鐘泌的合作關係，不但顯示內部派系鬥爭，業已緩和，且在黨的領導上及黨政配合上，已顯見加強，這是韓國政局安定的重要因素。至於民政黨、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及國民之黨等重要野黨，力量均極有限，且彼此政治立場不同，恩怨亦多，無法形成統一之反對勢力，尚不足影響政局之安定。

因此，在一九六四年，韓國如能獲得較多的美援及因日韓邦交的恢復獲得大量賠款以解決其經濟困難，則韓國政局，將逐漸好轉，而趨向安定。

肆

綜上所述，一九六四年的日本政局，實不可樂觀，但這些不可樂觀的因素，係由於池田政府反共政策不够堅定及高度經濟成長政策不切實際所形成，如果日本當局對社會黨及左翼政團及自民黨內部左傾勢力，不再採取所謂「低姿勢」，毅然允准美國原子潛艇在日本港停泊及迅速解決日韓問題，並不再圖謀與共匪勾搭，以堅定姿態，與自由世界合作，則上述不安因素，均可消滅無形，一九六〇年安保騷動中，若非岸信介首相堅定不渝，日本恐將已陷入赤色陷阱，此即重要例證。

至於韓國局勢，由於朴正熙總統堅強領導，政治清廉，政局前途，該是非常光明。惟無可諱言，目前在經濟上尚無法自給，有賴美援幫助，希望美國能及時支援使韓國安定壯大，如此，不但有助亞洲反共局勢之安定，對美國太平洋防線，亦為一有力支柱。

匪俄赤化世界政策，永遠不會改變，只要有機可乘，必積極滲透，如果日韓政局安定，匪俄即無法肆暴，如此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反共陣營，始能穩定；因此，我們應隨時注意日韓政局之發展，而且熱烈期望其安定。

柏林問題之今昔

宋鳳恩

(62) 二八八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會議，由於西方盟國之匆忙與短視，竟將德等之重要之歷史名城——柏林，置於進退失據攻守兩困之地位，由於此一朝失策，十餘年來柏林問題不斷困擾西方盟國，迄無法改變所處之劣勢，西方國家將繼續付出生命及財物之代價，以求延續此一僵持之冷戰據點。

一九四八年三月蘇俄第一次發動柏林攻勢，蘇俄佔領區司令官索柯洛夫斯基於四國司令官會議席中率然退席，並宣佈封鎖柏林對外之水陸交通，僅留空中走廊，迫使盟國由柏林撤退，把冷戰帶到熱戰邊緣，造成一時無比之緊張局勢。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蘇俄再度發動柏林攻勢，黑魯曉夫突然以最後通牒方式照會西方盟國，限期於半年之內，即一九五九年五月廿六日以前，簽訂對德和約，化柏林為自由市，撤退各國駐軍，否則即將通柏林之交通交東德接管封鎖對外交通。

一九六一年六月黑魯曉夫面交甘迺迪總統一份備忘錄，要求在六個月內解決對德和約及柏林自由化，同年八月與築隔離東西柏林之圍牆，繼又將東柏林防守權移交東德接管，此為蘇俄第三次發動之柏林攻勢。

除此三次彰明昭著之攻勢之外，零星騷擾事件幾無日無之，如越界捕人，射殺逃亡，封鎖交通，干擾空運等等，但幸而盟國採取絕不退讓之態度，始終堅定如一，對蘇方

之挑釁行為，同時在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施以壓力，但雖終使蘇俄未得如願以償，然盟國所付出之代價實無法估計。

古巴事件，美國在冷戰中佔得優勢之後，繼之又出現東西雙方簽訂禁止核試條約之舉，世界局勢顯然和緩，因之引起世人對柏林問題亦有忽視之感，但事實上柏林問題既無和解可能，且亦未喪失其重要性，其原因如次：

(一) 蘇俄之「和平共存」政策實包藏禍心，其目的：對外欲求緩和西方之壓力；對內欲求安撫日益不滿之人心，且為避免不被國內外認為蘇俄政府軟弱讓步起見，又必須隨時發動冷戰挑釁，最近蘇俄於向西方國家求購小麥之際，又無理阻攔美軍通過柏林公路兩次之多，此種行為皆出自上述之心理反應，蓋柏林為對蘇俄最有利益之冷戰前哨，且為世界最敏感之地區，故柏林無異已成為東西冷戰之測候站，蘇俄欲藉此考驗西方之態度，而西方亦可藉此推測蘇俄之企圖，已往如此，今後亦將繼續運用。

(二) 西德政府及人民不會忘情於德國未來之統一工作，柏林問題即不致被置於次要地位，復由於西德國際地位之提高，與國際政治關係密切，故柏林問題將成爲東西雙方爭持中討價還價之焦點，西德絕不接受任何有利東德政權及損害柏林地位之條件，此一立場自然影響西方盟國之態度，西方如

此重視柏林問題，蘇俄更不便表示退却，故西德日趨強大，則柏林問題必益形緊張，乃勢所必然。

(三) 西柏林在盟軍維持之下，秩序安定，人心振奮，復由於工業設備更新，勞工充足，使工業發展迅速，在國際貿易中已獨樹一幟，此種繁榮現象，時時引起蘇俄及德共之覬覦，蘇俄多年來即要求與西柏林單獨訂立商務協定，由蘇俄供給原料，由西柏林代製成品，但西柏林政府提出之條件爲先拆除圍牆再談貿易，故迄未能取得協議。東德方面更感受西柏林繁榮之直接威脅，東柏林居民至目前爲止仍有大量工人每日往返於西柏林工廠作工，故東德政府對此視同一塊肥肉，因其既無法一口吞進，乃千方百計希圖予以破壞擾亂，因此，西柏林問題拋開國際政治因素之外，僅由其本身不斷發展進步之情況，原料及成品輸出輸入數量日益擴大等原因，亦有隨時引起糾紛之可能。

東西雙方冷戰之主力，仍在美洲之古巴與西歐之柏林，故近年來，蘇俄及西方盟國之重要聲明，無不涉及此兩大問題，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公約理事會之閉幕公報又重申保證防衛西柏林之決心，吾人再綜觀上述三大原因，可以斷言：在德國未獲統一之前，柏林問題仍隨時具有爆炸性之因素之存在。

義

大

利

新

閣

分

析

孫德湘

題的進一步了解有所幫助：

義大利政黨

義大利在地理上是一個蕞爾小國，在經濟上也不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軍事上它沒有核子武器，更不是一個強國。但是義大利却具有它獨有的特色，與眾不同：它具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古羅馬時代的雕刻與建築以及舉世聞名的「羅馬法典」是近代西方文明之父；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是世界最大最有組織的宗教，羅馬教廷一直是世界的宗教中心；先後兩次世界大戰，義大利都扮演主要角色，尤其是後者，義首相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也是納粹主義的始祖；義大利共產黨是鐵幕以外最大的共黨，國內黨派林立，政局至為動盪不寧，素有「短命內閣」之稱。因此，義大利國家雖小，其地位却極重要，一舉一動都受人重視。此次莫羅新閣敞開向左大門，邀請新近與義共分家的左翼社會黨參加政府，不僅在國內引起激烈爭辯，在國際間對此亦頗為震動，揣測紛紛。茲擬就義大利政局的現勢及其經濟情況來說明義大利此次「向左翼開放」的經過與原委。

義大利政局現勢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崩潰後，義大利國內政黨林立，閣潮此起彼伏，政局至為動盪不安。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這一階段，基督教民主黨在國會所掌握的議席超過半數，所以政局比較穩定。從此以後，基督教民主黨雖仍保持第一大黨地位，但由於其在國會所能掌握的議席不足半數，必須拉攏其他政黨組織聯合政府；因此，內閣更迭頻繁，這一任莫羅內閣已經是戰後十八年來的第廿屆內閣了。茲為便利說明起見，試將義大利的政黨、義共與社會黨的分合經過及莫羅新閣作一剖釋，或將對此一問

義大利最近一次大選是在去（一九六三）年四月間舉行的。大選後的新國會是由：基督教民主黨、共產黨、左翼社會黨、民主社會黨、自由黨、共和黨、保王黨及新法西斯黨等大小八個政黨所組成的。新國會的議席總數六百三十席，過半數為三百十六席，其席次分配：基督教民主黨二百六十席，義共一百六十六席，左翼社會黨八十七席，民主社會黨三十三席，自由黨三十九席，共和黨六席，保王黨、新法西斯黨及其他三十九席。號稱為義大利三大政黨的基督教民主黨、義共及社會黨，對義大利政局具有決定性的左右作用，茲分別說明如次：

基督教民主黨：它是義大利第一大黨，戰後義大利政局一直都由該黨單獨或與其他政黨聯合主政，在現國會握有二百六十席，距三百十六席的絕對多數（過半數）尚差五十六席。該黨目前總理加斯普里（Alcide de Gasperi）於一九五四年逝世後，黨內失去領導中心，同時亦可能由於執政時久，有些顯得老大，現在已漸趨分裂：（一）中間偏左派：這一派是以前總理范法尼（Aminore Fanfani）及現任總理莫羅（Aldo Moro）為首，主張與左翼黨派（義共除外）合作，親西方而主張有限度的反共，可稱為基督教民主黨內的實力派，當今最為得勢；（二）中間偏右派：這一派是以現任總統薛格尼（Antonio Segni）為首，主張由基督教民主黨單獨執政，在不得已時寧與右翼黨派合作，但決不與粉紅色的社會黨及義共妥協，堅決親西方亦堅決反共；（三）中間派：這一派大多是已

故總理加斯普里的舊人或信徒，以基督教民主黨的正統自居，現已失勢。

義大利共產黨：義共是鐵幕以外歐洲國家最大最老的共產黨，在現國會握有一百六十六席，是義國第二大黨，其勢力深入工會組織及農村，相當穩固，自一九四七年以來雖一直在野，但其實力卻不可忽視，年來義國政局動盪不定，可以說無不直接間接受義共的影響所致。義共頭子陶格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是全世界資格最老的共產黨徒，是義大利政壇的不倒翁，為人機智狡猾，善看風轉舵，長於應變，在史達林時代他是克林姆寧宮的親信，到黑魯曉夫時代他又成了蘇俄的左右手，譬如前（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義共第十屆大會，陶氏就公開譴責共匪頑固不化、驢武好戰，由此足見陶氏狡猾投機的一斑。關於義共在義國實力的消長，可依下列統計予以判定：（一）就黨員人數而言：一九五四年為二百一十一萬五千人，一九五六年為二百零三萬人，一九五八年為一百八十二萬人，一九五九年為一百七十八萬七千人，一九六二年為一百七十二萬八千人；（二）據義共自稱，繳納黨費的正式黨員在一九五四年全盛時代約佔全義人口四·五%，至一九六二年則減為三·六%；（三）就地區而言：在熱那亞、士林及佛列拉省等紅色工業區，其黨員人數約減一〇%，在他斯肯尼等義共勢力範圍約減五%，米蘭、羅馬等處亦然，在義南則略增。上列三項統計數字雖略有出入，但都一致顯示義共在義的實力已開始走下坡，尤以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變以後，這一趨向更為明顯。有人認為，義共不足重視，亦可以像戴高樂對法共一樣，立即可予消滅。其實，法共能否為戴高樂所真正撲滅尚屬疑問，況義大利與法國國情不同，義是一戰敗國，沒有像戴高樂這樣的英雄人物，可以登高一呼全國響應。同時，最近這次大選顯示，義共的得票率高達二五·三%，較上次多得了一百萬票，可見一時要想把義共的勢力消滅，尚無可能。至於義共的政策，根據義共頭子在前年十二月黨大會中的一篇演說，一般都把它看作是義共的新政治路線，其要點為：（一）主張經濟國有化或公社化（Communalization）；（二）強調義共與其他國家共黨不同，要以義大利方式進入社會主義；（三）呼籲義共應與一切反

政府力量攜手，並應竭力爭取「中產階級」；（四）採取基於「普遍裁軍、和平共存及歐洲自由發展」的外交政策；譴責中共為教條主義，擁護黑魯的「現代」共產主義。

社會黨：義大利社會黨自一九五七年開始分為左右二派，因為當時以南尼（Pietro Nenni）為首的左翼與義共訂立同盟攜手合作，引起了部份黨人的不滿，於是即由薩拉格（Giuseppe Saragat）領導脫黨，自組「民主社會黨」與左翼對抗。現在，左翼社會黨在國會擁有八十七席，民主社會黨則為三十三席，合共一百一十二席，為義國第三大黨。近來，左翼已經與義共拆夥，薩拉格派希望能與南尼派分而復合，但目前似無此可能。

義共與社會黨的分合

戰後，義基督教民主黨出了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加斯普里，他以「自由、民主及親西方」為號召，把義大利從戰爭的廢墟裏重建起來，並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而奠定了今日義國繁榮的基礎。當時在反法西斯的口號下，基督教民主黨、義共及社會黨都參加政府，直至一九四七年，加氏改採反共態度，才把義共及社會黨同時逐出政府。因此，義共與社會黨為了要對付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就在一九四六年首次訂立同盟，商定在國會、地方議會及工會組織中採取聯合行動。但由於義共必須聽命莫斯科及其反西方的本質；以及俄國內部的貶史運動、波匈事件和迫害巴斯脫納克領取貝爾文學獎金案件；再加上義共的專斷作風；乃迫使南尼親自出面領導，於一九五九年獲全黨多數支持後而與義共「初步」分家。此處所謂「初步」，實因在全義四分之一以上的地方議會及工會中，社會黨仍與義共勾結；而且社會黨內部仍不乏親共之士，而南尼本人的反共態度始終不夠顯明，不夠澈底的緣故。雖然如此，社會黨終於「初步」擺脫了義共的羈絆，對義共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大打擊；但社會黨本身則因此而分成了三派；南尼派、薩拉格派及親共派，其力量甚形分散。

莫羅內閣

關於新近成立的莫羅內閣，各方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茲擬分就下列各方面予以觀察：

新閣組成經過：大選後成立的李昂(Giovanni Leone)內閣是一個少數內閣，也是一個看守內閣，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五日提出總辭，即由現任基督教民主黨祕書長及創導與左翼黨派合作的莫羅(Aldo Moro)受命組閣。經過一個月的磋商與談判，終於十二月四日完成了組閣手續，宣誓就職。談判的主題有二：(一)經濟問題：關於如何改善並發展義大利的經濟問題，談判進行順利，雙方很快就達成了協議；(二)新閣人選問題，這一問題則一直僵持，左翼社會黨堅持要在三個重要財經部門佔據一席，並反對由親西方的薩拉格(民主社會黨領袖)出任外長，最後總算由雙方彼此讓步，基督教民主黨同意由左翼社會黨人出長預算部，南尼亦同意不對由薩拉格出任外長。

新閣陣容：新閣是由基督教民主黨、左翼社會黨、民主社會黨及共和黨等四個政黨所共同組成的「聯合內閣」，閣員總數二十六人，其席次分配：基督教民主黨十六席，包括總理及國防、內政、國庫等十五個部；左翼社會黨六席：包括副總理及預算、公共工程、衛生、觀光、不管部等五個部；民主社會黨三席，包括外交、財政，不管部等三個部；共和黨則僅司法部長一席。從人事配備上顯示，新閣雖是以基督教民主黨為主體，但新進的左翼社會黨的這一力量值得重視，尤其是南尼，似已一躍而為義國政壇的熱門人物了。

新閣特色：這一次的莫羅新閣似特別受各方的關切與重視，究竟它與歷屆內閣所不同的地方何在？為什麼這樣受人重視？茲歸納如次：(一)新閣的最大特色是「向左翼開放」(an opening to the left)。它是十六年來第一次真正敞開大門讓左翼社會黨進入政府。(二)新閣是一個「財經內閣」，將以徹底地推行「機構上的改革」(Structural reforms)以消除義國經濟南北兩地不平衡的畸形發展為其重要任務。(三)新閣是一個「比較」穩定而堅強的內閣，表面上它在國會可獲四黨共三百八十六席的支持，超過半數有七十一席之多，但實際上是不能有這樣堅強的實力，尙難預

料。

新閣的政策：莫羅自十一月六日拜命組閣以來，曾多次發表政策性的聲明與演說，茲歸納其要點於次：(一)「向左翼開放」不會導致義國走向中立，中立(Neutralism)與同盟(Alliance)是不能並容的，義將仍留在「北約」組織之內。(二)左翼社會黨與共產黨不同，它不是共產黨，但卻不主張用非法手段對義共歧視(Undemocratic Discrimination)。(三)雖然左翼社會黨本於其中立傳統，對各種軍事承諾不予信任，但莫氏希望他們能够體認北約組織在「均勢」(Balance of Power)及維持世界和平方面所作的貢獻；(四)保證新政府將致力於普遍裁軍及緩和東西緊張局勢；(五)徹底推行社會、經濟改革。新閣雖以基督教民主黨為主體，但左翼社會黨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該黨的政策亦頗為各方所關切。根據南尼於十二月五日新閣就職後所發表的聲明，或可從這裏探索出左翼社會黨今後政治路線的一鱗半爪：(一)此次社會黨的參加政府象徵着自一種孤立的困境中擺脫出來(Leaving the ghetto of isolation)，而進入了一種新的境界；過去，由於歷史及社會環境的關係使社會黨被困了十六年。達成目前這種境况並非輕而易舉的，而是經由十數年的奮鬥與熱切爭辯的結果；(二)社會黨在新政府中保證將為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努力。該計劃預定自一九六四年六月開始；(三)南氏指出，從主持社會黨黨務至出任副總理，只不過是變換了一個辦公的場所而已；強調仍將為同樣的信仰與原則而努力，為唯一而崇高的目標「勞動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努力，使他們成為未來社會及國家的統治階級。此語近於共黨「無產階級專政」口吻，頗耐人尋味。

義大利的經濟

近數年來，義大利的經濟就全面來說，其發展的速率是驚人的，例如：在工業生產方面，其增長率每年平均都在六%以上；在就業方面，原本頗為嚴重的失業問題，自推行「范諾尼計劃」以來，尤其是「共同市場」的勞工自由流通原則，使義的勞工幾已達到全部就業的情況；國民所得亦普遍獲得提高。所有這些造成了義國今

日繁榮的奇蹟。

但由於過度繁榮及購買力普遍提高的結果，自一九六一年開始，尤以一九六三年爲最，義國的輸入較輸出超出很多，這樣就使義國在支付平衡方面產生很大的赤字；同時，消費率的增高亦遠較國民所得爲大，以一九六三年爲例，消費率增高了八%，而國民所得僅增高五%，這樣使義貨在市場的供應緊張，影響輸出，並引起通貨膨脹。雖然如此，義政府對義國的經濟仍抱樂觀，因爲義國黃金外匯儲備高達三十億美元以上，只要此一情況不至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政府自有把握足可應付此一局面。政府認爲，目前的急務是阻止國內物價上漲，並刺激義貨的生產與供應。

爲了防止物價上漲及惡性通貨膨脹，義政府於去（一九六三）年九月通過了一套緊縮節約計劃（Austerity Program）：

(一) 增加對寶石、酒類、飲料、撲克牌及其他奢侈品的購買稅；
(二) 竭力設法彌補預算的赤字，相當於一億二千八百萬美元的額外稅款（Additional revenue from taxes）將專門用作此一用途；
(三) 採取新的步驟來刺激對新工業的投資，同時亦擴充並改善現存的工業設施；

(四) 加速籌建低價的國民住宅。

據經濟界人士指出，戰後的經濟復興工作，在所有西歐諸國裏面，除西德外，義大利是首屈一指的；但它的發展都顯得有些畸形而不正常，這是義國經濟的特徵，也是它必須努力克服的困難：

(一) 南貧北富的現象：大規模的工業設施與投資都集中在北部，因此北部的生活水準、都市建設及國民所得等都顯得欣欣向榮，與南部的貧困情況相比，簡直相差一個世紀以上。這可能是人民對政府不滿的主因，也是義共猖獗的主要政治資本。

(二) 義大利的工業生產大多是迎合國外的需要，並不完全適合於國內的要求。

(三) 義國庫充實，黃金外匯儲備增加，這種現象至少一部份是由於高度節約與國內投資不足的結果，資金並沒有從事於再投資、再生產。

(四) 觀光事業是政府與民間的大宗收入。站在純經濟學立場，這種新興事業不能代表正常的經濟發展。

(五) 政局不穩是造成義投資裹足不前的主因。

結 論

此次義大利政府毅然大胆地敞開「向左大門」，把會與義共結盟十多年的左翼社會黨請進內閣，雖不至立刻大禍臨頭，但至少亦是一大冒險。這一點國內外輿論頗多評論，想基督教民主黨本身亦非毫無警覺；但仍不得不出此，實有其不得已的原委所在，願略抒個人所見作爲本文的結語：

「向左翼開放」的原因：照目前義國會的情勢判斷，基督教民主黨仍是第一大黨，也是今日義國政局的主幹。在理論上它可以下列三種方式取得國會多數而組織政府。

(一) 與右翼黨派（新法西斯黨、保王黨及自由黨）合作：過去的薛格內閣與譚布隆尼（Fernand Tambroni）內閣就是與右翼合作的內閣，但都頗爲人所詬病；況二次大戰就是爲反法西斯而戰的，而且義政體已改制共和，與新法西斯黨或保王黨合作更是不倫不類，此路顯然不通。

(二) 與義共合作：此舉固可在國會獲得壓倒多數，但基督教民主黨的基本國策是親西方的，義國今日所以能產生繁榮的奇蹟，是由於自由經濟制度及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所致，而且義又是西歐「共同市場」的一員，所以與反西方而又主張「計劃」經濟的義共合作非但違背義人民的意志與基民黨的傳統不合，也是義盟國所不容。

(三) 由於上述二路均不通，因此莫羅政府除了敞開「向左大門」與左翼社會黨合作外，別無他途，除非解散現國會重行大選。

但，敞開「向左大門」與南尼的社會黨合作也不是很簡單的，因爲：(一) 南尼的社會黨是名符其實的「粉紅色的社會主義」者（Pink Socialism），(二) 左翼社會黨雖已與義共「分家」，但並不徹底。部份抱着此一主張的基民黨人可能是基於下述想法，即義共聲勢的壯大在基本上是由於義現存的社會及經濟制度的錯失、不合理、不公正的結果。他們指出，今日義經濟表面上似極度繁榮

，國家生產了大量的汽車並建造許多國民住宅，國民所得與消費普遍提高，勞工幾已全部就業，但是爲什麼一九六三年四月大選時義共反較前多獲一百萬票？爲什麼每四個人中即有一人投票支持義共（義共的得票率爲二五·三%）？是不是他們有意要使義共全面赤化而淪爲蘇俄的附庸？依照這批基民黨人的看法，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義共在義得勢決不表示義人民對共產主義有所偏愛，更決非要想使義淪爲共黨附庸，而是表示他們對義現存社會經濟政度下的種種腐化、特權及不公正等惡劣現象的強烈抗議。他們熱切地期望着能在一「建制上」作大規模而澈底的改革：使富人付出更多的税金、充實並改善教育，彌補義境南北貧富懸殊的現象，取消私人壟斷及獨佔權利、澈底完成土地改革並消除義官方及半官方的種種浪費、貪污及不適任現象以應付義共的挑戰。但所有這些在需都要一個獲得人民廣泛支持的强有力的穩定政府始能着手進行，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主張做開向左大門與南尼的社會黨合作的理由，也是他們企圖孤立義共的對策。

在理論上，我們姑且可以同意莫羅這一派人士的理由；但在實際上，他們的想法未免過於天真，算盤亦未免打得太過如意。因爲

：在表面上新閣在國會可以掌握三百八十六席的壓倒多數，大可施展它的抱負並推行「機構上的大改革」以孤立義共而爲義局打開一條嶄新的出路。但在實際上則不然，因爲：所謂「三百八十六」席的壓倒多數是無法保證的，這可從新閣在國會的信任投票中看出；左翼社會黨對「與基民黨合作」的意見並不一致，據悉黨內有四〇%的人反對此一主張，可能有三十五位該黨議員將要在國會中對政府杯葛；同時，基民黨內部的意見亦復如此，該黨的右派已有不合作的呼聲。因此，目前我們只能對新閣採取「不樂觀」的保留態度，換言之，這一大胆嘗試的遠景並不盡善盡美。

平心而論，今日義大利的唯一出路：在軍事上依靠「北約」的集體安全制度；在經濟及政治上則應致力於謀求「共同市場」組織的正常發展，使西歐與美英諸國能真正結成「大西洋社會或夥伴」（Atlantic Community or Partnership）這樣一個防共、反共的大堡壘，這才是真正處於不敗的地位。因爲，義共不是單純義的國內問題，也不是單憑義國本身的力量可予消滅的，這是一個國際問題，它是與國際共黨的氣餒同消長的。

蘇俄改組中亞管理機構之分析

F. M. DAVLETSHIN 著
顧 富 亭 譯

俄共中央委員會「中央亞細亞局（以下簡稱「中亞局」）」、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其他許多有關於土耳其斯坦四個共和國的共同經濟機構的建立，已經越出了依據俄共十一月（一九六二）全會決議所實施的經濟與黨務領導工作一般改革的範圍。更有甚者，這些機關的建立，違反了不曾規定得在俄共中央委員會與各共和國黨組織之間設置中間機構的俄共黨章，也違反了蘇俄憲法和各共和國憲法之依據這些憲法的規定，各共和國工業的管理屬於各共和國專有的職權。

蘇俄領袖在實施這種限制土耳其斯坦各共和國黨務與經濟活動權力的措施之前，竟未曾認爲必須對俄共黨章和有關的憲法條文作適當修改。黑魯曉夫此種蔑視現行法律規定的行爲，正說明了蘇維

埃政權在其實踐上，與史達林非法時期相較，仍然極少改變。黑魯曉夫在俄共十一月全會的報告中，雖曾引證土耳其斯坦各共和國領袖倡議建立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但不能依此而斷言他們也倡議建立俄共中央「中亞局」。依吾人看來，將建立此一組織的倡議歸之於土耳其斯坦人，甚至連黑魯曉夫自己也覺得有違常情。所以他力圖鎮靜土耳其斯坦的共產黨員，他說：「這個中亞局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頂替或獲得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更明白地說：各共和國一切生活的領導，仍將歸之於各共和國中央委員會，中亞局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中亞各共和國黨機關改善工業、建築業和農業的領導，協調當地各共和國黨務、政治和經濟機關的活動。」

但是，正如此後所見到的，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隨着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庫曼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以及哈薩克契姆凱特省共黨委員會書記提出了關於改組黨機關的報告之後，中亞局便開始了它的活動，隨後它甚至更進一步干涉到地方黨組織的經常性工作，例如「種棉業者招待會」等事務。

俄共中央中亞局是一個位在各共和國黨組織之上的機關，設置在塔什干，它的領導階層的組成份子證明俄共脫離了在民族共和國中將當地居民代表提升到最高領導地位的原則：中亞局的主席是由莫斯科人羅姆諾索夫（Vladimir Lomonosov）擔任，他的副手是阿古寧茨夫（Vasily Akulintsev）和維賽洛夫（S. Veselov）。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庫曼共黨中央第一書記在中亞局領導階層中居於顯明的較低的地位，他們只是一名與各經濟部門機關主管地位相等的委員，如同中亞棉業管理局局長、國營農場灌溉與建設總管理局局長，以及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一樣。此外，依據「塔斯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報導，哈薩克契姆凱特省共黨委員會書記也已被任命為中亞局委員。

卡頓謝夫（Stepan Kadishov）被任命為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此一機構的建立，意味着五年前曾大肆宣傳的所謂擴大各共和國工業方面領導權力的政策已經結束。

許多原屬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庫曼各共和國國民經濟委員會所管的若干企業和組織，均已改隸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各該共和國國民經濟委員會均已撤銷。依據蘇俄部長會議所規定的職權範圍，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將「領導其所屬的企業、組織和機關，執行國民經濟計劃，從各部門和各共和國的觀點制定工業發展計劃，注意工業投資的最有效利用，保證生產能力擴充計劃的實行，組織對各種企業的物質技術供應，保證完成對其他經濟區和全國需要的產品供應計劃和任務，在使用新興科學技術成就的基礎上提高各工業部門的技術水準，使先進企業的經驗獲得廣泛的普及和利用。」

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由十九個工業部門管理局組成，其中包括冶金工業管理局，一般機器製造業管理局，自動拖拉機及農業機械

製造業管理局，無線電機工業管理局，石油及瓦斯工業管理局，棉花纖維工業管理局，建築材料工業管理局，食品工業管理局，肉類及乳類工業管理局，漁業管理局，輕工業管理局，伐木工業管理局，紡織工業管理局，脂肪工業管理局及果園與葡萄園國營農場管理局。此外，委員會尚轄有許多職能性管理局，例如技術管理局，生產管理局，勞動及工資管理局，計劃經濟管理局等。

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所屬的若干工業部門管理局并在各共和國設立地區性管理局，例如淨棉工業管理局，建築材料工業管理局，輕工業管理局和食品工業管理局。此外，在吉爾吉斯共和國并設有地區性的肉類及乳類工業管理局。這些地區性的工業管理局將有兩個頂頭上司，一個是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另一個是各共和國政府。其他所有的部門管理局則都歸國民經濟委員會專管。

除了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之外，蘇俄部長會議并建立了兩個新組織，一個是中亞國營農場灌溉及建設總管理局，負責水利及灌溉工程的建設和處女地的開墾；另一個是中亞經濟區建設部（聯盟及共和國之部），負責工業、文化生活、住宅、公共事業及農村的建設。中亞經濟區建設部在各共和國中分設了四個地區性管理局：烏茲別克建設總管理局，土庫曼建設總管理局，塔吉克建設總管理局和吉爾吉斯建設總管理局。

土耳其斯坦黨務及經濟領導這種根本的變革原因何在？是否是要將土耳其斯坦各共和國合併為一個整體的步驟，以作為蘇維埃社會向取消乃至完全廢除各共和國國界的進步并發展的結果？

俄共黨綱裏說：「蘇聯境內的各共和國國界越來越喪失其原有的意義」。黑魯曉夫在某一次演說中稱此為「國界的消失」。但是，這只能被理解為各共和國國界的輕易變更：例如在一九五四年，克里米亞省由俄羅斯共和國劃歸烏克蘭共和國，哈薩克共和國的波斯塔頓克區被劃歸烏茲別克共和國，以及去年元月將哈薩克共和國部分地區劃歸烏茲別克共和國。此外，墾荒邊區看來快要割離哈薩克共和國。

但是，從國界的消失到完全的廢除和合併各民族為一體，即就共產黨人自己的概念以觀，也還有很遠的路程，俄共中央的機關刊

物「政治自習月刊」一九六〇年十月號七十一頁上寫道：「合併各民族到統一的共產主義大家庭來，是一個複雜和漫長的過程，因為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中獲得勝利以後，民族的特性和分別仍將有很長時期的保留。但是無可置疑，在共產主義時代裏，舊日的國界觀念將逐漸消滅。」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土耳其斯坦各民族已經達到這種廢除共和國國界的政治與思想的發展階級。俄共企圖以土耳其斯坦各共和國經濟的共同性來解釋這些措施也無法使人置信，因為這種經濟的共同性并非是新現象，它們早已存在：當爲了消滅相當強大，而且危害到布爾塞維克的政治集合，不願以李西庫洛維（Turat Iskhonoviy）爲首的土耳其斯坦共產黨人的反對，將土耳其斯坦分爲五個共和國的時候，它們便已存在；當原設的俄共（布）中央中亞局和中亞經濟局於一九三四年被撤銷時，它們便也已存在。若以經濟共同性爲理由，則蘇俄許多共和國和許多省份都可合併爲一體，例如烏克蘭、摩爾達維亞和白俄羅斯共和國；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外高加索諸共和國等。如採經濟效用性的觀點，土耳其斯坦各共和國應當以當地人領導的聯邦形式結合爲一體，但事實却遠非如此。

許多評論都同意下列觀點：此一變革乃是回復到布爾塞維克在其蘇維埃化初期對土耳其斯坦的管理方式。俄共（布）土耳其斯坦局組成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一九二二年五月改組爲中亞局，其任務是消滅當地居民對於邊區蘇維埃化的反抗。莫斯科俄共（布）領袖與伊斯蘭教共產黨人對於俄國土耳其人情況的不同估計，以及對於解放東方殖民地民族的方法和步驟的不同見地，成爲當時共黨中央與伊斯蘭教共產黨人分歧的原因。

當時，以列寧爲首的俄共（布）領袖們，機械地抱持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教條，認爲東方殖民地各民族的解放事業應當依賴工業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幫助和領導，而在俄國伊斯蘭民族的解放方面，俄羅斯工人階級應當負擔幫助和領導的責任。但是伊斯蘭教共產黨人堅持自己的意見：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對於東方民族不適用。著名的土耳其政治活動家蘇爾塔—卡里也夫（Mirsaid Sultan-Galiev），曾創立獨特的東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解放

的學說，認爲這些國家的剝削者包括資產階級和西方工業發展國家的無產階級，否認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有適用於這些國家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而發生的資產階級專政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絲毫不能給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情況帶來任何的改善。土耳其民族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情勢，便是這種現象的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卡里也夫要求允許東方殖民地民族自求解放，但是他們必須聯合全民族的力量，從工人到小的，乃至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爲領導東方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他要求組織特別的殖民地國際，由伊斯蘭教知識份子領導，脫離俄羅斯共產黨的控制而獨立存在。這便意味著俄共要喪失其對於東方各民族的領導地位，這是它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的，於是卡里也夫於一九二三年被指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突然被捕，他的學說被宣佈爲反黨的理論。

這是俄羅斯共產黨的巨大錯誤，使東方被壓迫民族蒙受沉重的後果。由於布爾塞維克粉碎了卡里也夫運動，亞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業延遲了三十到三十五年，直到他們使用卡里也夫早就提出的方法主動展開自求解放的鬥爭爲止。

現在，由於亞非人民在其自求解放的鬥爭中完全輕視共產主義的方法，俄共乃不得不爲了有助於實際的情勢而變更自己的政策，放棄無產階級革命而在亞洲和非洲支持「全民族愛國力量」的民族主義一戰線，連民族資產階級也被包括在內；同時支持「建立民族民主國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在一九二三年卡里也夫被捕後舉行的第四次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與各共和國（省）負責人聯席會議上，共黨中央與地方關於蘇維埃政權初期土耳其斯坦情勢的不同觀點終於公開揭露出來。例如，著名的土耳其斯坦政治活動家，後來會擔任烏茲別克共黨中央書記多年的伊克拉姆夫（Akmal Ikramov）和其他一些人，在這次會議上，當面指責史達林說：土耳其斯坦繼續存在着沙皇時代的殖民主義。史達林不敢從本質上否定這種斷言，只得用他那粗暴的吼叫答覆道：「如果土耳其斯坦事實上真是如同在沙皇時代一樣的殖民地，則巴西馬契（俄國人對土耳其斯坦反政府人士的稱呼）是對

的，我們不應當審判卡里也夫，而是應當由他來審判我們這些竟然容忍在蘇維埃政權範圍內存在殖民地的人。如果這種論調可以置信，我便不明白：爲什麼你不參加巴西馬契的活動？」

但是，不僅卡里也夫受到了審判，而且伊拉克姆夫和他的同黨也通統被撤職查辦。

俄共(布)中央中亞局統制土耳其斯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達十五年之久，直到救平了所謂巴西馬契運動及組織集體農場時期的農民暴動，完成了農業集體化和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餘黨之後，俄共中央認爲已經完成了土耳其斯坦的征服時，中亞局才被撤銷。蘇俄歷史學家奈波寧(V. Ya. Nepomnin)在其所著「烏茲別克一九一七—一九三七社會主義建設史綱」一書第一八五頁中提出見證說：「在中亞局的領導之下，粉碎了不願當地幹部參加黨政領導機關的大國沙文主義者，以及企圖以建立『土耳其共和國』與『土耳其共產黨』的形式，使土耳其斯坦脫離蘇俄，使當地黨組織脫離俄共的民族資產階級。」

在那個時期內，除了俄共(布)中央中亞局以外，尚存在兩種組織，一個是於一九二三年組織的中亞經濟委員會，一個是中亞水利管理局。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組織。這些組織在一九三四年，通統被依據目前恢復此類組織的同樣理由加以撤銷，俄共中央與蘇俄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決議中說：「爲了進一步發展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土庫曼共和國經濟、文化和政治的實力，爲了建立這些共和國及其民族共產黨與俄共(布)中央及蘇俄政府的直接連繫，蘇聯人民委員會與俄共(布)中央茲決議：(一)撤銷現有的中亞經濟機關：中亞經濟委員會以及不能成功地完成領導各共和國經濟成長任務的專門研究所。(二)同時認爲有必要取消俄共(布)中央中亞局，該局已完成其在在中亞地區鞏固各共和國與各民族共產黨的重要任務；現在他們已必須進入與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建立直接連繫以解決當前急迫任務的階段。」

蘇俄歷史學家對此一決議的解釋如下：「當時中亞各共和國在經濟、文化與政治方面都已經相當成熟，因此乃發生撤銷俄共(布)中央中亞局、中亞經濟委員會和其他中亞地區機關，以及如何使

各該共和國政府與共黨能和俄共(布)中央與蘇俄政府建立直接的連繫的問題。」

蘇俄最高蘇維埃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關於建立中亞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命令，其措詞幾乎與一九三四年撤銷中亞經濟委員會時所使用的理由語氣完全相同，亦即：「爲了進一步加速中亞各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及改善國民經濟的管理……」這種理由顯然是非常幼稚而膚淺的，絕對無法掩飾住建立這些機關的真正目的。

曾在土耳其斯坦人民與俄共政權激烈鬥爭時期設置過的俄共中央中亞局已經重新建立起來，在該一時期統制着該區域經濟的各種經濟機關也已恢復設立，這乃是等於承認該區域正存在着相當大的困難，蘇維埃政權在現有的領導機關結構下無法解決它們。

布爾塞維克會依靠武力和鐮鏑在土耳其斯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鎮壓了進行反蘇鬥爭長達六年之久的所謂「巴西馬契活動」；完成了農業集體化，建設了規模相當大的工業；培植了新的知識份子；從農村蘇維埃到最高級的國家機關，在所有的領導職位上，都安插了共產黨員。

但是還有一個非暴力所能屈服，亦非恐怖手段所能威逼的方面，這便是人民的意識，它一直仍舊位於布爾塞維克政權的射程之外。布爾塞維克未能成功地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土耳其斯坦的人民，也未能成功地改造他們的意識，使他們自覺到國家的威望和集體農莊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這種情勢的結果對於蘇維埃政權非常的不利，具體的情況如下：

第一、集體農莊莊員，工人和職員，乃至共黨領導份子和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損害社會主義經濟以積聚個人財產的意圖越來越高漲。

第二、土耳其斯坦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種棉業的落後，乃是集體農莊莊員脫離農莊工作，以及國營農場工人勞動紀錄廢弛的結果。

第三、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民族主義與反對蘇俄俄羅斯化政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集體農莊莊員積聚個人財產的企圖反映爲經常致力於擴大自己

的私有經濟與輕視集體農莊的工作。因此有一種現象乃非常普遍，按蘇俄術語說，這叫做「侵佔」，事實上便是集體農莊管理當局給予農民、工人和職員私人使用的公共土地超過了規定標準。例如，僅僅在一九六〇年一年中間，在小小的土庫曼一地，便有七七五六樁居民私自「侵佔」集體農莊土地的事件發生。下述的情況足以反映出土庫曼共產黨員的心理。「二八集體農莊」的主席是土庫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奧維佐夫(Boyar Ovezov)，這個農莊把超過規定標準的公共土地發交居民私用，共達七百公頃，因此使每一農家的自留地較規定標準超過六倍，許多人家的自留地多達四至六公頃。

依據「塔吉克共產黨人報」的報導，僅在三個區的地區內，居民個人使用的公共土地便超過規定標準一千三百公頃，此僅為已經被發現者。耕地被集體農莊的管理人員分配了，集體農莊莊員們又把灌溉棉田分配了；「廿二次黨代表大會集體農莊」主席托里帕也夫(A. Talibaev)在公家的土地上播種了七公頃自己的小麥和大麥，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充耳不聞，地方檢察長拒絕課處其責任，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吉爾吉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討論了「侵吞集體農莊土地」的問題，該共和國共黨中央特別全會當時撤換了所有的黨工領導人員，并免除了部長會議主席基金巴也夫(Dikimbaev)的職務。

烏茲別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庫爾巴洛夫(R. Kurbanov)一九六二年二月在共和國農業工作人員會議上說：「仍舊可以在很多地區發現侵吞公地的事實，我們必須清除此種不合法的現象，侵吞公地的人必須課以最嚴厲的處罰。」

集體農莊莊員和國營農場工人只願在自留地上工作，因而妨害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勞動。定期性刊物上經常充滿了類此的報導。例如，在塔什干省的古里斯塔地區以及其他許多荒原區，在田間收穫棉花的農夫，通常最多只能到齊四分之一。在沙馬爾卡得省參加收割工作的農民，只有應到人數的一二%至一三%，而「真理農莊」本應有一千五百人參加收割及犁田工作，但實際上二個人也不會下田。

集體農莊莊員們并且拒絕參加技術教育，「東方真理報」一九

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報導說：沒有一個人願意參加割棉機的機械操縱講習；在布哈爾機械化學校裏，一五〇名學員只有六〇人到課；拖拉機手講習班本應有一一〇人參加，結果只到了三十人。

新階級——從集體農莊農場管理員到各共和國共黨中央書記——的自私自利企圖反映於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對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欺騙，以達到獲得獎金、獎品或是保持個人既得利益的目的。土耳其斯坦領導工作人員對國家的欺騙具有相當廣泛和普遍的性質，以致帶來各共和國、各省和各區全面的整肅。甚至連各共和國的最高黨政領袖也使用了此種欺騙手法，已為人知的，例如塔吉克最高黨政領袖們為了編製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報告，竟因意見不一致而造成內部分裂。他們對於國家的欺騙，尚不止於誇大完成計劃的指標，而且在有利於他們的時候，甚至相反的隱瞞完成計劃的指標。例如，烏茲別克共黨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全會曾討論了烏茲別克共黨中央委員、烏茲別克最高蘇維埃代表、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庫爾班諾夫(S. Kurbanov)事件。庫爾班諾夫在就任集體農莊主席之前，竟瞞報草棉播種面積，以圖在收穫時便於誇大每一公頃的收穫量，并藉此竊取先進的稱號。

近年來，以國營或公營企業形式偽裝的私營組織甚為普遍，專事竊取原應歸於國家或公共的財產。奇怪的是各級組織的負責人員，對於國家，特別是集體農莊財產的盜竊者，常常抱着一種妥協的態度。例如「消息報」(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曾報導說：塔吉克「曼哈羅特集體農莊」主席巴巴古諾夫(Ishmurad Babaganov)竊了兩千六百頭集體農莊所有的豬和羊，進款通統分給他自己的好朋友，不但沒有被檢察官上訴，而且認為組織對他的申斥已經是過重的懲罰。

追求個人私利的現象普及於黨政工作人員之間，常常與黨政機關、法院和檢察機關的首長，以及直接從事消除犯罪的警察工作人員有關。在烏茲別克共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一九六一年底)上，該共黨第一書記拉薩多夫(Sh. Rashdov)便說及若干區級黨工領導人員與謀取個人私利的事件有關。吉爾吉斯共黨第一書記烏蘇巴里也夫(T. Usubariev)也在該黨代表大會上說到「存在着竊取社

會財產、追求自利，擴充私產的事件，與許多被賄的領導工作人員直接或間接有關。」

烏茲別克共黨中央二月（一九六三年）全會開除了委員卡扎姆夫（S. Kazimov）原因便是受賄和貪污。同時，在塔吉克法院中正審訊過都薩恩拜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巴巴日丹諾夫（N. Babadzanov）的受賄案件，並將給予死刑處分，同一案件中的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拉黑姆夫（F. Rahimov）和都薩恩拜市檢察長惠賽諾夫（N. Huseinov）等人，則被判處了長期的監禁。

產量佔全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土耳其斯坦種棉業如此落後的情勢，不僅是蘇俄國民經濟的嚴重打擊，而且對整個共產軍事集團有嚴重的影響。據黑魯曉夫說：國家的利益要求迅速擴大棉花的生產。但是，儘管大量投資，此種產量并無增加。許多年來，土耳其斯坦種棉業一直停留在失敗的情勢中。例如，儘管在最近三年中，烏茲別克擴大了播種面積并增加了灌溉田達十四萬公頃，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國家收購的棉籽為三百十六萬噸，一九六〇年為二百八十萬噸，一九六一年為三百萬噸，一九六二年為二百九十萬噸，僅僅完成計劃數字八六·四%。僅在一九六二年一年，烏茲別克欠繳國家的棉花便達四十六萬五千噸。

塔吉克的情勢也是如此，該共和國一九六二年繳交棉花的計劃只完成八五%，土庫曼的棉花產量年復一年地減低，一九六〇年繳交國家棉籽四十萬噸，一九六一年三十九萬一千噸，一九六二年三十七萬五千六百噸。吉爾吉斯這幾年來也未能完成交購計劃。

塔吉克共黨中央第一書記拉蘇洛夫（D. Rasulov）在該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中說：「儘管共和國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動力裝備和技術設備在最近八年內已增加一倍，灌溉田在此期間內也已增加九萬公頃，化學肥料更是急劇地大量使用，而棉花的產量不見增加，單位產量甚至反見降低。」

在這一方面，土庫曼的情勢更加惡劣，該地草棉單位產量在一九五八年為每公頃二〇·五公担，一九五九年為一七·六公担，一九六〇年為一六·三公担，一九六一年為一五·七公担。茲舉許多表徵土耳其斯坦種棉業情況的報導之一於後：一九五九年起，土耳其

其斯坦摩爾卡斯克綠洲的種棉區，開始獲得阿姆達里河經由卡爾庫姆運河的灌溉。一九五八年時，亦即摩爾卡斯克綠洲尚未獲得阿姆達里河的灌溉時，當地棉花單位產量為每公頃一九·一公担。一九五九年以後，當總水量急劇增加時，棉花收成最初降低為每公頃一四·六公担，隨後更降至一二·四公担。在該綠洲的處女地上，建立了一些國營農場，它們播種了大量的草棉，第一年收成每公頃僅五·六公担，第二年亦只六·四公担。據當地居民指證說，以往該地棉花收成每公頃達二八公担，而現在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非常困難地僅能達到每公頃七·八公担的收成。

烏茲別克共黨第一書記，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拉薩多夫在烏茲別克共黨中央二月全會（一九六三年）說及種棉業情況時指出：「情勢已經嚴重到使我們感到恐慌的程度。」

居民以各種方式公開或秘密地在生活各方面表示對現況的不滿，也引起俄共頭目相當地恐慌，特別是當居民說及民族文化的被消滅，說及反對蘇俄的俄羅斯化與消滅民族主義的政策，說及要求精神創作的自由等等時。

青年詩人和作家由於自己的敢於發言而享到盛名，這已成爲越來越公開的事情。其中如吉爾吉斯詩人里斯庫洛夫（Ramis Riskulov）由於在一九六一年批評吉爾吉斯共黨中央關於民族主義者推里斯塔諾夫（Tinistanov）的創作的決議，并要求將藝術從黨政策之下解放出來，因而聞名遐邇。吉爾吉斯共黨中央書記托可姆巴也夫（A. Tokombayev）在該共和國新近召開的藝術工作知識份子會議上，尖刻地批評了「列寧青年報」對推里斯塔諾夫的讚頌。

詩人曼界爾貝可夫（E. Mederbekov）在「Ala-Too」雜誌上以「吉爾吉斯散文中的現代化英雄」爲題，發表了論文，肯定地說：「當年『無知識的吉爾吉斯人』能創造出像馬恩斯、克里卡依和巴卡雅那樣的藝術形式；而現代的、『具有自己的研究所和科學院』的吉爾吉斯人反而不能創造出像詩人馬恩斯那樣的藝術形式。」

在會議上除了里斯庫洛夫和曼界爾貝可夫的創造性活動受到批評外，并和其他許多作家和製片家也遭受指責，他們的罪過是「脫離了列寧的黨化文學原則」，脫離了現代性，採用「灰暗的主題」

，鼓吹吉爾吉斯文學與俄羅斯文學分裂，反對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指責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為保守等等。

在此一會議之後，吉爾吉斯共黨第一書記烏蘇巴里也夫立即在「蘇維埃吉爾吉斯報」(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上發表了長篇論文，主旨在於展開國際主義教育，要求「加強對資產階級思想現象、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殘餘和地域主義進行鬥爭」。他說：「落伍份子企圖以另一類代表人物來反對共和國內統一地理區的代表人物，企圖以另一類民族性來反對統一的民族性。他們特別想將這種意識圖實現於幹部的選拔和任用方面。」

拉薩多夫在烏茲別克共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說及「幹部的舊封建思想化傾向和掩飾歷史中的社會矛盾的傾向」。塔什干市黨委會第一書記摩爾塔扎也夫(Murtazaev)抱怨說：土著們在寫給黨組織的匿名信中「企圖抹煞偉大的民族友誼，表現出民族主義和居心險惡的言詞。」

土庫曼共黨中央第一書記巴巴也夫(Babaev)與哈薩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達烏奈諾夫(S. Daulenov)便是因為表現出民族主義的傾向而被免職，這已成爲人所共知的事。

已經被共產黨人認爲永遠根絕了的Dzadidism問題，又被重新提起，自然不是偶然的事，Dzadidism發生於十九世紀，乃韃靼族的啓蒙運動，被共產黨人使用於土耳其斯坦，披上民族解放運動的外衣，但是傾向於壟斷民族解放運動領導權的俄共，視Dzadidism爲不能容忍的敵人，殘暴地屠殺了它的信徒。

但是，最近幾年來，當地共產黨人開始企圖恢復Dzadidism，到處響起承認它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進步價值的吼聲。例如，「土耳其斯坦共產黨歷史述評」的編輯們便居於此類觀點。土耳其斯坦歷史學家瓦哈波夫(M. Yahobov)說：「并非所有的在革命前被稱爲Dzadidism的人都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理論家，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在其創造性活動中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實爲啓蒙運動的思想傳導者。」在烏茲別克知識份子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六二年元月)上，便會談到出版一些Dzadidism的著作的問題。最後，俄共中央候補委員，烏茲別克共黨中央第一書記拉薩多夫

在演說中申斥了主張恢復Dzadidism的人，他說：「現在有人想在反個人崇拜的名義下恢復Dzadidism和它的思想家們的名譽，我們絕不允許這樣做，而且永遠也不允許如此。大家都知道，泛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耳其主義曾是Dzadidism的思想土壤，巴西馬契運動會是它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形式。」爲了警告那些同情Dzadidism的人，拉薩多夫補充說：「Dzadidism、泛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耳其主義都是美國間諜的偽裝。誰想恢復Dzadidism，誰想重燃起蘇維埃政權初期的階級矛盾，他便是舊封建思想的渣滓，他便客觀上成爲敵人的幫兇。」

但是，不論是鼓動大軍的活動(烏茲別克有鼓動工作人員十三萬六千，吉爾吉斯有五萬，土庫曼與塔吉克各三萬)，也不論是各省、區、共和國領導幹部中經常性的整肅活動，都不能中止土耳其斯坦經濟、思想與文化生活方面不符合俄共願望的種種發展。無疑的，對於土耳其斯坦居民以及東方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不可能不發生影響。各種性質的代表團紛紛來到該地，不但只是進行了不能獲得成效的共產主義宣傳，而且帶走了這些民族正在開始新生活的訊息，這更有助於自由願望在居民中的擴展。例如，許多有關此事的新聞報導和專門出版物，像塔吉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拉黑馬托夫(M. Rahmatov)在其兩度訪問非洲新國後所發表的書(「非洲走向自由」，一九六一年，莫斯科出版)，便不可避免地引起讀者一種比較，這種比較的結果非常不利於土耳其斯坦的蘇維埃政權。

塔吉克黨政最高領導階層於一九六一年全部被改組。在此以前，土庫曼黨工領導人員被撤換，吉爾吉斯共黨中央第一書記，吉爾吉斯部長會議主席，烏茲別克部長會議主席均被更調。更有無數的黨政工作人員因失職、經濟犯罪，一般性犯罪，以及其他原因受到嚴厲的審訊和處罰，但俄共所預期的效果并未發生。

因此，俄共領導階層決定從根本上改革土耳其斯坦的領導，以使政治、思想和經濟的領導中心，從各共和國組織轉移到統一的、四個共和國共同的中央機關。(原載解放電台「每日資料通報」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第一五五五號)

蘇俄撕毀條約的紀錄

黎致榮譯

如果正確地認清歷史的教訓的話，人們就不會因為條約一個一個地被簽訂，而感覺到飄飄然，但是必須記住：一切協議，對蘇俄來說，只是在能符合蘇俄利益時期內才能生效的東西而已。

和平可說一直是二十世紀以來令人捉摸不住的東西。

人們一再地企圖通過國際間的協定來達成世界和平，或廢止戰爭，或控制軍備。各國或是從來便無法達成共同的協議，或是縱然有了，當本國的利益，需要去從事一項侵略的行動時，他甚至拒絕去履行他的義務。

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曾由俄國沙皇發起在海牙舉行兩次和平會議。當時的目的僅僅在凍結軍力的等級和限制軍備預算的撥款。這兩次會議（第一次與國會約二十六國，第二次有四十四國），對於軍備限制的建議都無法意見一致，他們只能從事策劃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計劃及海上戰爭和陸上戰爭法的法典。在這些會議中都同意於兩項禁令，禁止在飛船中設置投擲器和炸藥及在陸戰場中毒氣的使用。然而在幾年後，這兩項禁令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破壞了。

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此和約中戰敗國遭受到軍備上苛刻的限制。例如德國，曾被限制到只容許有陸軍十萬。然而不久，德國即採取欺騙手段，用計超過了和約的限制。

爲了遵守數字上的限制，德軍領導者方面在鍛鍊出一支高度專業化的武力，這支武力在希特勒霸權建立後，爲德國提供了足够的軍事基幹，使德國能迅速地擴張他的國防軍。在蘇俄的默許下，德國得以遠避同盟國監察員的注視，深入俄國的內地，舉行發展新武

器的試驗。到了一九三六年，希特勒佔領了萊因河兩岸地帶——該區在和約中是非武裝區——擺脫了凡爾賽和約中的限制。

在凡爾賽和約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國際聯盟的公約。在這個公約的第八條裏，要求在集體安全的保證下，裁減一切軍備。

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中，在日內瓦爲裁軍所作的各種努力以及各種委員會都成了泡影。一九二七年，蘇俄被接受爲國際聯盟的會員國之後，其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副委員長馬克率·李維諾夫（Mikhail Litvinov）突然提出一項全部解除軍備的建議，使得全世界都感到驚奇。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宣傳作用上所下的一着棋而已。國際聯盟的會員國不太具信心，對於侵略者能執行各項制裁——這種懷疑的論調是由於國際聯盟當時對日本之侵佔東三省和義大利之侵佔衣索比亞（阿比西尼亞），未能採取行動所引起的。由於日本和納粹德國的侵略野心的增加，使得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的裁軍談判成爲「紙上談兵」。

鑒於幾次大規模戰爭的痛苦，美國確曾具有立即裁減軍備的決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問題導致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華盛頓會議的磋商，在這個會議中，曾經達成一項關於簽約國主力艦比率協議即：美國五；英國五；日本三；法國一·七五；義大利一·七五。結果許多正在建造中的戰鬥艦都不折不扣地被廢棄了。然而在條約中，對其他種類的海軍軍艦並未作規定，因此，海軍軍備的競爭仍然是不受限制的。當日本感覺到這一條約上使自己處於較劣

等的地位，因而拒絕再受條約的條文所束縛時，這個條約有限的時效也便隨着告終了。

在那時最受歡迎而且被認為最富歷史意義的事是一九二八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的簽訂。這條約主張廢止戰爭，不認戰爭為一種國家政策的工具。這條約的目的在於區別戰爭為國際公法所不容許的，然而，在此之前，它却一直被認為是一種解決國際爭端的合法手段。連美國在內共有十五個原始簽約國和其他四十七個國家，其中也包括蘇俄在內，參與這個協定。但是大部分的簽約國都在後來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兩次戰爭的年間，蘇俄由於在怕受攻擊的長期恐懼之下，和她的隣邦們簽訂了一連串互不侵犯協定。在這些和它談判訂約的國家中有波蘭、芬蘭、羅馬尼亞、伊朗、日本、和波羅的海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小邦。

一九三九年八月，史達林與希特勒簽定了一項互不侵犯的協定，遂因此而鞏固了希特勒的東部戰綫，並且給納粹德國鋪下了進攻波蘭之途，而這正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於是早期所訂立的一連串協定也隨着很快地被毀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依照希特勒與史達林間的祕密協定，蘇俄強佔了波蘭的東部並且併吞了該區。次年冬天，蘇俄軍隊進攻芬蘭在迫使芬蘭割讓它東部的迦累略（Province of Karelia）省予蘇俄。

一九四〇年波羅的海岸的三小邦也被迫與蘇俄合併而結束了他們的獨立；羅馬尼亞也強迫交出貝沙拉比亞省（Bessarabia）和布柯維亞省（Bukovina）的北部。伊朗北部三分之一的領土，包括首都德黑蘭在內，全被蘇俄軍隊所強佔。

史達林與希特勒之間的協定只不過是一種犬儒學說的運動——雙方面都無意長期遵守下去，只不過是爲了暫時的利益而已。希特勒用意只是在征服了法國而滿有希望再征服英國之前，暫時地延緩蘇俄；史達林則希望希特勒因對西歐之用兵而深陷於泥淖中，藉着希特勒的消耗，使蘇俄獲得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假如那不會發生的話，史達林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以換取時間。

那種情況竟然終沒有發生。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旦在西歐的獲

勝，希特勒立即掉轉頭來面向東歐，攻擊他的夥伴，並且幾乎也將他消滅了。然而這次遭遇並沒有改變史達林對條約所盡義務的態度。就在太平洋區快要接近戰爭的結束階段，史達林再次違背了互不侵犯的協定，以求日本軍閥授首的時候，他也在場。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裁軍方式對和平的探求又恢復了，主要是通過聯合國的作用以求達到。早在一九四六年，美國——這個曾經徹底地縮減軍隊而在那時獨自享用核子武器專利權的國家——建議這種原子知識應該在聯合國內公諸全世界，並且提議聯合國的會員國放棄擁有核子武器的權利。這項建議，正如屢次在裁軍所作的努力一樣，又遭到蘇俄的反對而告失敗。一九五八年，美國、英國與蘇俄會經宣佈一項關於核子試爆的延緩協定，然而在一九六一年，蘇俄未作任何事先的通告，便又恢復了試爆，破壞了核子冷戰的休戰。

聯合國的憲章上規定，凡屬於這個國際組織的每一會員國都應從事於制止侵略。因之，在北大西洋公約國與華沙公約國之間的互不侵犯協定，除了重申這一舊的承諾之外，實別無意義。

那麼爲什麼黑魯曉夫要求訂立這樣一個條約呢？據來自華盛頓的官方消息可知黑魯曉夫的主要目的是想使東德的共產政權獲得外交上的承認；廣義地說，便是想獲得國際承認蘇俄在東歐的最高權力的地位。

莫斯科方面有種種迹象，說是黑魯曉夫在爲東歐的安全問題因而心神不定，因爲他渴望將他龐大的軍力移至中共邊境上去。如果他東部國境，果然正在給予他一些顧慮的話，他當然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來與西方國家換取和平的保障。

在理論上看來，似乎覺得法國的戴高樂和西德也正活躍。戴高樂一直堅持地主張西方國家向黑魯曉夫示意謀和是一種不智的策略；情勢正趨向有利於西方國家，一俟時機成熟時，莫斯科自己會來向西方打交道的。這個時機目前似乎已經來臨了，現在正是黑魯曉夫自己在追求和西方國家協議。

因此西方國家發現他自己處於一被追求者的不尋常的地位，而不是追求者的地位了。

如果正確地認清歷史的教訓的話，人們就不會因爲條約一個一個地被簽訂，而感覺到飄飄然；但是必須記住，一切協議，對蘇俄來說，只是在能符合蘇俄利益時期內才能生效的東西而已。

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甲 內政

加 發 展 學 業

俄共 中央於十二月九日 至十三日 舉行全會

五天，討論加速發展化學工業問題，俄共中央委，候補中委，黨政高級幹部，專家等約六千人參加。黑魯曉夫對此問題所作之報告，長達四小時半，提出「共產主義係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與加國民經濟化學化」之口號，以示對發展化學工業之重視與決心。（按：列寧會謂：「共產主義係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

黑魯報告之要點如下：

(一) 七年內(一九六四—七〇年)發展化學工業與農業全盤化學化之投資將為四百二十億盧布(官價合四百六十七億美元)，其中一半將用於重工業與建設事業，四分之一將用於日用消費品工業，另四分之一將用於農業。
(二) 將增建化工企業約二百個，改建化工企業五百個以上。

專門討論化學工業問題，五年來化學工業之投資顯著增加，共達五十三億盧布(一九一八—五八年四十年間該工業之投資僅三十九億盧布)，該工業近年之增產率，亦高於其他工業，但由於設備、原料、專門人才與勞動力不足，其發展速度，仍未達預定目標。

(三) 一九七〇年化學工業產品將比目前增加二—二點五倍：生產化學肥料七千萬—八千萬噸，其中一半用於穀物生產；生產化學纖維一百卅五萬噸；人造皮之產量將能製造六億四千萬雙鞋，比一九六三年增加四〇%；人造樹膠及塑料之產量將為三百五十萬—四百萬噸，比目前增加五至六倍；穀物及牲畜飼料之產量將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一倍。

(四) 化學係提高農業生產之有力手段，應設立全國性專門機構主持農業化學化事宜，農業化學化與機械化，將使農業革命。為發展農業，並應提高農業工作人員之收入。發展農業之首要任務，為增加穀物生產。

(五) 撤銷國家化學與石油委員會，設立國家石油委員會及國家化學工業科學技術委員會。加強化學工業與農業化學化人才之訓練。

(六) 由於大量投資於化學工業，有些工業部門之投資將減少。但化學工業發展，將提高人民福利與增強國防力量。

(七) 化學工業設備應增加約三倍，除本國製造及從東歐附庸輸入外，並將通過信用貸款方法向西方國家購置。

一九五八年五月，俄共中央會舉行全會

黑魯此次提出之一九七〇年化肥、化學纖維、人造樹膠與塑料生產目標，並未超過其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廿二大會所預定之一九七〇年生產數字(人造樹膠與塑料減少一百三十萬噸)，但此項目標(需要四百二十億盧布投資)能否實現，將決定於蘇俄之國內外環境，即使實現，距其國民經濟化學化之理想尚遠，列寧全國電氣化之口號，迄今仍未實現。

由於其四百二十億盧布投資之一半，將用於重工業與建設事業，可見俄共發展化學工業之目的，亦在加強其軍事力量，而非專心於發展農業與人民日用品工業。

加 強 思 想 鬥 爭

俄共 中央思想委員會於十一月廿

五與廿六日舉行擴大會議，各共和國黨中央、邊區及省黨委書記，中央思想工作機關與社會團體領導人、科學家、報刊、廣播與電視從業員，高等學校與中等學校教員、文化教育有關人員、作家、藝術家、反宗教宣傳人員、青年團及職工會高級幹部等出席。

俄共中央書記兼思想委員會主席伊里契夫在會議上提出「培養科學世界觀與無神論

教育問題」之報告，部長會議文化部長福爾芝娃報告文化工作問題。

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月，俄共中央及各地曾舉行多次文化工作者會議，謀求端正文化界之思想；報刊及廣播同時展開對文藝界自由主義作家之批評。一九六三年六月，俄共中央舉行會議，討論思想工作問題，並通過「黨的思想工作之當前任務」之決議，以謀加強其對人民思想之控制。

但以上種種措施，並未能消除自由主義思想之傳播。以文藝界為例，許多曾受官方嚴厲批評之作家，近又趨活躍。自由主義份子之主要文藝月刊「新世界」於九月發表其一九六四年度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仍受保守份子批評之杜定采夫（「不只是爲了麪包」作者）等重要自由主義作家之作品；「新世界」又於十月宣布：一九六四年將繼續刊載名作家愛倫堡之回憶錄。三年來，愛倫堡斷斷續續發表其回憶錄，甚受鐵幕內外之注意，俄共中央書記伊里切夫抨擊其爲主觀主義之著作。

乙 對外活動

五—一 俄—易

匪貿易繼續減少，其總額爲六億七千四百八

根據 俄帝最近公佈之數字，一九六二年俄

十萬盧布（官價合七億五千萬美元），比上年減少一八%，僅及雙方貿易總額最高峯之一九五九年之三十六點四%。

俄向匪輸出爲二億一千零一十萬盧布，比上年減少三六%，由匪輸入爲四億六千四百七十萬盧布，比上年減少六%，匪出超二億五千四百六十萬盧布（官價合二億八千三百萬美元），比上年增加五五%。此項出超當係一部份償還俄貸款，一部份償還一九六〇年欠交之商品（按俄匪一九六一年貿易議定書規定，匪須於五年內分期償還一九六〇年欠交之商品，不計利息）。自一九五六年起，匪對俄年年出超，以清償債款。

俄帝一九六二年向匪輸出之成套工廠設備僅約八百萬盧布，而上年則爲七千一百萬盧布；機器與設備共值二千五百萬盧布，上年爲九千七百萬盧布；石油一百九十萬噸，上年爲二百九十萬噸。

匪自一九六一年起購俄黑麥，是年輸入一十萬噸，一九六二年輸入二十五萬噸。

將 義 量 石 向 大 輸 油

俄與 義大利於 十一月 簽訂石油 貿易協定

，俄將於七年內輸義石油二千五百萬噸，而由義輸入設備及其他物資，此爲兩國貿易額最大之協定，亦係俄帝爭取石油市場之成就。

俄帝一九六三年上半年石油輸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九點四%，預料全年將比上年增加

十至十一%，因蘇俄通常下半年輸出石油比上年年多。

蘇俄一九六三年之石油產量可達二億噸，計劃輸出四千五百萬噸，其中二千萬噸輸往共產國家。歐洲仍爲俄石油之主要市場，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向歐洲輸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一三%，義大利係民主國家中之最大主顧，其次爲西德、芬蘭、法國、瑞典等國。拉丁美洲僅古巴與巴西輸入俄石油。亞洲方面，日本已減少俄油輸入，而印度與錫蘭之輸入則顯著增加。

俄義最近曾商談締結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貿易協定及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貿易議定書，已於十一月初獲得初步協議，新協定之貿易額將比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協定之貿易額增加五〇%。俄義貿易近年逐年增加，一九六二年之貿易總額爲二億零七百萬盧布（官價合二億三千萬美元），俄輸出爲一億一千八百三十萬盧布，輸入爲八千八百七十萬盧布，義大利入超。

對外其他活動

俄與迦納 關係—迦 納人民黨

（執政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兼思想工作局書記阿克匪應俄共中央之邀，率該黨代表團於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二十日訪俄四週，學習俄共之思想，政治教育及羣衆鼓動工作經驗。代表團除在莫斯科外，並曾赴列寧格勒與阿爾美尼亞首府葉勒凡參觀。

迦納飛行員十人於十一月底開始在蘇俄巴庫受訓，彼等係迦納第一批飛行員。

迦納青年一批現正在俄受訓，彼等回國後將在俄援之漁船服務，俄正援助迦納建設魚類罐頭製造工業。此外，俄並援助迦納建設原子爐一座，國營農場、房屋建造聯合企業及在黑伏爾泰河建設水電廠一座。

(二) 肯亞代表團訪俄——肯亞非洲人全國聯盟代表團應蘇俄最高蘇維埃與亞非團結委員會蘇俄委員會之邀，由該聯盟代理秘書

長納韋拉率領，於十一月中訪俄，曾赴列寧格勒、喬治亞首都等地參觀。納韋拉在俄稱：一蘇聯係被壓迫人民之最可靠友人，它慷慨的援助非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三) 烏干達代表團訪俄——烏干達人民會議黨代表團應亞非團結委員會蘇俄委員會之邀，於十一月中由國家計劃部主任卡康治率領訪問蘇俄。卡康治在俄表示，代表團同人認為此次訪問甚為重要，希望由此奠定加

強兩國友誼與合作之基礎。

(四) 向英日洽購化學工業設備——俄貿易代表團最近在倫敦洽購化學工業設備，英國帝國化學工業組合已宣佈將成立一個新組織處理售俄機器與設備事宜。○俄駐日本商務代表最近亦向日商接洽訂購化學工廠設備，據日本方面稱，俄欲訂購生產二十七萬噸至三十六萬噸尿素之成套設備五套。如談判成功，日本將為蘇俄第一次製造生產肥料之成套設備。

立即召開西半球全體國家會議，以研討有關反抗古巴在拉丁美洲從事顛覆活動之方法。

四日
△教宗保祿六世宣佈明年一月前往聖城作史無前例的訪問。

△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挪威提案，要求對南非實行世界性武裝禁運，藉以迫使南非取消白人至上的法律。

五日
△基督教、猶太教及回教領袖對教宗保祿六世決定訪問聖地表示歡迎，紐約猶太教會主席更表示「相信此行將有助於建立整個中東的全面和平」。

△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與西德國防部長海塞爾結束為時兩日會談，雙方同意西方國家在中歐具有核子與普通軍事的優勢。

△馬來西亞堅決拒絕蘇卡諾建議聯合國再度派員調查北婆羅洲與沙勞越地區的民意，認為該地區人民已明白表示願意加入馬來

每月大事記

國際部份

十二月一日

△委內瑞拉舉行全國大選，親卡斯楚共黨份子與風作浪，人民不顧威脅，踴躍前往投票。

二日

△委內瑞拉政府官員宣佈，參加此次投票之選民達三百四十萬人，約為合格選民百分之九十六，打破歷來參加投票紀錄。

△西非塞內加爾舉行獨立後首次全國大選，左翼份子組成之「非洲再團結黨」舉行示

威暴動，與軍警發生衝突，喪生十餘人，傷亡約六十人。

三日

△西德歐哈德在就任總理後首次記者會中聲稱，西德無條件地信賴美國，并不想有人對此事有所懷疑。

△美駐越南部隊開始按計劃撤退，軍文人員一千人將於耶誕節前返美，首批二百多人今分乘三架噴射機離越。

△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所提名的現年五十八歲之律師黎昂尼，已證實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此項結果被視為共產黨的嚴重失敗。

△美洲國家會議通過委內瑞拉一項要求：應

西亞。

六日

△美參、衆兩院聯席委員會通過一項金額卅五億九千九百萬美元折衷數字之援外法案；法案中并恢復美國總統以「最惠國」貿易地位給予波蘭及南斯拉夫兩國之權力。
△古巴總統卡斯楚發表演說，激烈攻擊委內瑞拉總統貝丹固，并揚言準備與委國或西半球其他「討好」美國的國家作戰。

七日

△美貸款七千萬美元予印度，以建立印度第一個原子電廠，該廠將建立於巴拉普，計劃發電量三億三千萬瓦特。
△美國務院否認故總統甘迺迪曾致函黑魯曉夫表示美將承認東德；發言人費立浦稱：美國從未放棄其不與東德接觸及不承認東德的政策。

八日

△泰國總理乃沙立於患病一個月後逝世，我政府表示哀悼。外部發言人稱：「乃沙立總理係東南亞反共最堅強領袖之一，也是我們朋友，我們對他的去世表示悼念和惋惜。」
△位於印度洋，距非洲大陸東岸約二十五哩之英屬桑吉巴於英國統治七十三年後，今正式獨立，成爲不列顛國協一份子。桑國係由桑吉巴與彭巴兩珊瑚島組成。

九日

△泰國王蒲美蓬正式任命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他農代理總理職務，新總理向記者稱：無論對內對外均將遵循乃沙立元帥政策。

△美總統詹森致電泰王對乃沙立元帥逝世表示哀心慰唁與哀悼。馬來西亞下半旗致哀。東埔寨對乃沙立去世則在廣播中宣佈表示歡欣，學校放假一星期慶祝。

十日

△由美國發起，聯合其他參與韓戰的十三個聯合國盟國，向聯大政治委員會提出一項十四國議案，重申聯合國目標：應致力於在一個民主政府下和平統一韓國。
△聯合國特別政治委員會辯論南美二十國所提，基於年來獲准入會的亞非國家日增，各理事會席次亦應增加案。蘇俄代表對此發表立場認爲除非中共獲准入會，拒絕擴大任何組織。

十一日

△位於東非之英國屬地肯亞，經英統治六十八年後獨立。成爲非洲第卅五獨立國，菲立浦親王代表英女皇參加獨立慶典。
△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以六十四票對十一票通過美及其他十三國提案，重申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對於以民主方式再統一韓國的信心。

十二日

△法外長墨維理在法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中發表談話，表示目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有障礙，但法國有意發展經濟與文化關係。
△美駐東埔寨大使史普勞斯奉召返國述職，東駐美大使告美國務院稱：該國除文化參事留美外，其餘館員亦已奉召返國。

△義大利總理莫羅保證他的中間偏左新政府將繼續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效忠，并開始一項經濟節約計劃。

十三日

△美國務卿魯斯克偕國防部長及財政部長連袂飛往巴黎，參加十六日揭幕之北約組織部長會議。
△東南亞公約組織接受泰國籍秘書長乃樸之辭職，并任命副秘書長澳洲籍的伍斯担任代理秘書長。
△東埔寨總理施亞努親王發表演說表示「樂於與美國絕交」。

十四日

△繼大使館全體館員召回後，東埔寨政府進一步召回其唯一留美之文化參事駐華府代辦薩尼斯返國。
△美國正式承認多明尼加共和國及宏都拉斯新政府。

十五日

△東埔寨總理施亞努宣佈已命駐英使館人員撤離倫敦，并表示希望英國和美國也同樣撤離其駐東之使館人員。

十六日

△越南「軍人執政團」派遣友好訪問團赴東埔寨，商討恢復兩國邦交。
△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將軍應印度陸軍參謀長喬赫瑞之邀，抵印作三日訪問，以討論印與中共邊境狀況有關印度的國防需要。
△美駐聯合國大使指責美國衆院撥款委員會專斷地削減美援外計劃，認此舉將使美國在海外受到「十分嚴重損害」。

十六日

△聯合國特別政治委員會以九十六票對十一

票通過擴大安理會席次至十五席；以九五票對十一票通過經社理事會增至廿七席。前者我國贊成，後者我棄權。

△聯合國大會通過非洲新國肯亞與桑吉巴入會，使聯合國會員國增至一百十三國。

△韓國軍人執政團解散，總統當選人朴正熙定明宣誓就任總統，成立韓國第三共和。

十七日

△北約組織部長會議結束為期兩天之討論後發表公報稱：「保證加強北約組織的實力，同時尋求西方關係真正的基本改善」。

△法駐馬來西亞代辦包塞對記者稱：法國為承認馬來西亞的首批國家之一，保證不支持印尼對抗馬來西亞政策并不售武器與印尼。

△西柏林宣佈與東德當局簽訂協定，將柏林圍牆開放，讓有親戚在東柏林之西柏林人於耶誕期間前往探親。

△聯合國以一百票對二票（南非、葡萄牙）通過決議，請全體會員國採取一切可能措施，勸請南非放棄種族政策，及實行本月四日安理會通過之對南非軍火禁運的決議。

十八日

△四百名非洲學生在莫斯科舉行示威，抗議一交換之迦納籍學生無故死亡。

△美國務卿魯斯克自巴黎飛抵倫敦，與休謨首相及外長就廣泛問題會談。

△馬來西亞總理拉曼在議會宣佈印尼派遣破壞人員及特務人員前來馬來西亞，藉破壞公用事業設備以損害馬國經濟。

十九日

△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將軍抵巴基斯坦訪問，準備與該國軍政首長就兩國間緊張關係舉行會談。

△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自法飛越，表示此行為決定援助計劃之進行及尋求各項問題解決辦法。

△第一批西柏林人穿過圍牆進入東柏林探親，較原訂計劃提早一天。

△日本外務省稱：東埔寨已通知日本政府於明年初撤退駐日本大使館人員。

二十日

△蘇俄政府透過官方「塔斯社」發佈一項聲明，警告前日參加示威的非洲學生。聲明中稱：「如果有人不喜歡蘇俄法律而且不遵守，他們可以隨時離開蘇俄。」

△麥納瑪拉結束為期兩天越南訪問，於離美前將美總統詹森之表示轉達越南「軍事執政團」領袖，實際係表示取消原定一九六五年撤離大部份駐越美軍之計劃。

△蘇俄駐新德里代辦遞交印度一項備忘錄，對美國第七艦隊活動區域從中國海擴展到印度洋表示關切。

二十一日

△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向詹森報告視察越南經過，在與詹森總統會商後稱，美國已下決心使在越南的剿共軍事行動獲得成功。

△尼赫魯對議會稱：印度不反對美國第七艦隊在印度洋活動。認為幾艘美艦隻之活動即將威脅印度或損害印之不結盟政策，乃極大錯誤。

二十二日

△西柏林市民手提耶誕節通行證，蜂湧通過共黨圍牆，與分隔二年半之親戚團聚，截至昨晚止已發通行證卅五萬八千張。

△馬來西亞領袖拒絕與印尼舉行任何談判，拉曼總理向議會稱，印尼不再妥協，馬來西亞也到此為止，不會讓步。

二十三日

△塞普勒斯之希臘裔居民與土耳其裔居民在尼科西亞發生激烈槍戰。英與塞國外長舉行緊急會議，英外長白特勒中止耶誕休假日。

△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就最近印度與巴基斯坦之向總統詹森提出報告。

二十四日

△塞國尼科西亞希裔與土裔人民再度發生槍戰，總統馬卡里奧宣佈：「英、美兩國立場超然之專家，將協助監察歷時四日戰鬥之停火」。

△印尼要求美國擱置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印度洋計劃，雅加達有兩批羣衆在大使館前示威抗議。

二十五日

△塞國三個保證國家：英、希、土號召停火後，戰鬥終止。

△印尼總統蘇卡諾在印尼激進的「一九四五年生的青年集團」大會中發表印尼目標的五點聲明，「摧毀馬來西亞」列為第四點目標。

二十六日

△英、希、土三國外交代表發表公報：「塞

普勒斯共和國政府已接受建議，由駐在塞島之英國軍隊統一指揮英、希、土三國駐在塞島之軍隊，以協助努力維持停火，恢復和平。

△東、越外長在西貢舉行恢復兩國外交關係談判。

△日本外務省亞洲局長後宮虎郎抵台拜會我外交部長，就周鴻慶問題，作二小時四十分會談。

二十七日

△西德總理歐哈德飛美與詹森總統會談，起飛前對記者稱：「希望此次商談將有益處，并可促成北約同盟國的加強」。

△數千名保加利亞示威者搗毀美駐索非亞使館之窗門及汽車，示威者抗議美國雇用前保加利亞外交官裘吉夫充當間諜。

△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塞普勒斯之衝突。

△東埔寨政府通知澳洲因「缺乏海外資金」關閉坎培拉大使館。

△美國務院召見保加利亞駐美大使，并訓令美駐保大使向保加利亞政府提出美駐索非亞使館被搗毀之抗議。

二十八日

△我外長沈昌煥零時卅分接見日本大使木村四郎，對日政府將周鴻慶釋放後，使其落入匪特之手，表示嚴重抗議。午後五時，我政府發表嚴正聲明，表示：中日友好因此不友好行為而受到重大損害。對今後可能的後果，日政府應負完全責任。

△菲外長羅培茲宣佈：菲國調停美、東爭執

即將在馬尼拉舉行。

△自十月份開始談判之美國打算減駐日空軍力量計劃，因日本堅決反對陷於僵持。日政府反對理由係日之空防將因此發生漏洞。

二十九日

△日本政府決定暫緩發給周鴻慶出境許可證。

△新成立之英、希、土三個政治協調委員會在尼科託亞集會，設法對一週動亂情勢尋求解決方案。

△東埔寨總理施亞努親王在十六屆「國民大會」開幕時發表演說稱：如西方拒絕保證東國中立與領土完整，東國則不得不放棄中立而與中共談判一項正式聯盟。

三十日

△日政府由外務省情報文化局署名發表聲明，要求我政府不因周鴻慶案，採取任何可能損害兩國之間「傳統友誼」的行動。

△我駐日大使張厲生奉准辭職，外交部召回駐日本大使館高級官員，館務暫由一等祕書吳玉良代理。

△英在拉科西亞交戰地區設置由英國防護之「中立地帶」，以強制執行終止流血事件之戰鬥。

卅一日

△西德總統呂布克向全國發表新年演說，指出德國人民被分裂的時間愈長，他們要求統一的願望也愈堅強。

△美國防部宣佈美空軍於一九六四年春自日撤離三千五百名官兵和七十八架飛機後

，接着即將加強路易斯安那和夏威夷州兩個基地。

敵情部份

十二月一日

△法新社消息，共匪出席在華沙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代表，在與蘇俄代表團的一次口頭衝突中，大拍桌子，以掩蓋一蘇俄代表的發言。

△匪偽「國務院」發佈「技術改進獎勵條例」，以「鼓勵羣衆改進技術之積極性」，「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匪偽「國務院」另發佈「發明獎勵條例」一種，以「鼓勵發明，促進科學技術發展」。

△印度電台報導，天津街道牆上出現批評匪幫糧食缺乏和不满糧食配給之標語。

△共匪在莫斯科舉行之「人民公社」在前進中「圖片展覽會」已於昨日閉幕。

二日

△合衆國際社消息，匪俄間之和解試探，據報導「實際已告失敗」，黑魔拒絕讓步，不改變共存路線，雙方爭執行將更爲尖銳。

三日

△匪偽「人代會」繼續舉行全體會議，周匪恩來報告當前形勢與任務，並解答問題。

△偽「人代會」二屆四次會議祕密進行十七天，於今日閉幕，據共匪發表之「新聞公

報」稱，此次會議會檢討大陸及國際形勢、審查偽政權兩項工作報告，討論選舉「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有關問題；公報並指責蘇俄破壞協議、撤退專家、造成經濟困難。

△共匪與坦噶尼喀發表聯合新聞公報，劉匪少奇邀尼當爾明年二月訪問匪區。

四日

△匪偽「政協」三屆四次會議閉幕，號召匪區各界人士努力爭取「經濟進一步之好轉」，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決定三屆「政協」全委會任務延至明年九月。

△俄共領導人電謝毛匪等祝賀其「十月革命節」。

△印政府已允許周匪恩來及陳匪毅經過印境前往非洲。

△共匪報導稱：蘇俄代表團在華沙「世界和平理事會」最後一日會議中，當共匪代表提議譴責莫斯科簽訂局部核子禁試條約時，曾作貓叫聲、擊桌、並狂嘔。

△美聯社消息，據悉共匪由於與蘇俄發生分裂，空軍油料供應斷絕，以致大事減少飛行。

五日

△東京共同社消息，共匪在最近於北平舉行之日匪民間貿易談判中，接受以遠較市價為高之價格購買日本肥料；日匪肥料工業界希望共匪此次至少向日本購買五十萬噸硫酸銨，及二十五萬噸尿素。

△錫蘭共黨首領在巴黎引述共匪十一月二十

九日出版之「北京周報」資料稱，黑魯曉夫會於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在莫斯科招待華沙公約會員國之宴會上，公開辱罵毛匪澤東係「一個年老但不明智之人，渠使人憶及祇能放在房間一角落供人賞玩之一隻大爛鞋。」

六日

△美聯社莫斯科消息，蘇俄共黨今再度要求共匪停止公開爭論，設法在秘密談判中解決歧見。

△墨西哥國際貿易國家銀行總裁透露，墨會出售棉花和小麥給共匪，其中棉花一萬六千包，價值一百四十萬美元，小麥數量不詳。

△華盛頓消息，中共匪幫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對自由世界之貿易，在雙重壓力之下已低跌二億餘美元，造成一億零五百萬元之入超赤字。且據美國國務院說，不完整的統計，業已顯示共匪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的貿易情況更加惡化。

△匪派陳毅參加肯亞獨立慶典。

七日

△合衆國際社莫斯科消息，蘇俄繼昨日再向共匪發出和平呼籲後，今日據說在注視共匪頭目們前往非洲的活動。

△匪新華社消息，周匪恩來、陳匪毅即將訪問阿聯及阿爾及利亞，周匪並將訪摩洛哥，企圖積極滲透非洲。

△馬里新聞工作者聯合會主席戈洛戈抵平。

△匪經濟貿易展覽會在墨西哥首都開幕。

八日

△合衆國際社香港消息，據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匪凡撰文披露，雖然蘇俄與共匪之齟齬愈來愈深，但蘇俄仍然以原油供應共匪。

九日

△劉匪少奇、周匪恩來電賀坦噶尼喀國慶。

△陳匪毅致電桑吉巴外交和貿易部長穆赫辛，祝賀桑吉巴獨立，並告知匪幫已決定承認該國。

△共匪、阿爾巴尼亞兩貿易代表團發表會談公報。

十日

△印度認為共匪不接受可倫坡建議，雖雙方「總理」舉行會談，亦無補於事。

十一日

△匪指俄報刊仍玩弄兩面手法，雖宣傳停止公開論戰，但仍然繼續攻擊匪幫。

△陳匪毅抵達肯亞，參加肯亞獨立慶典。

△共匪「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同時發表題為「兩個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之專文，長達兩萬字，六評俄共中央之「公開信」，指責黑魔之「和平共存」是「逢迎帝國主義德意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戰爭的政策」，是「階級投降」。

△匪與阿富汗通航談判新聞公報發表，雙方就建立航空線問題達成協議。

△英國電台廣播，蘇俄代表告訴聯合國特別政治委員會稱：他們反對在安全理事會和

聯合國其他機構增加代表人數，除非共匪被允許加入聯合國，獲得安全理事會永久席位。

△匪與桑吉巴發表關於共匪與桑吉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和互派大使級外交代表之聯合公報。

△匪、匈科技合作委員會第八屆會議發表公報。

十二日

△日本共同社報導，據日本政府方面透露，日本不久將對共匪輸出三座日本製民航機測向台，總值達三千六百萬日元。

△東京航運與貿易新聞報導，日本已同意於一九六四年從共匪輸入工業用鹽五十一萬噸，較一九六三年增加六萬噸。

△法國外長墨維理今日宣稱，與共匪建立關係有障礙，但法國有意發展經濟與文化關係。

△開羅報紙今指摘共匪之對印度邊界之攻擊行為為「絕對無理的侵略」。

△匪僞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強調匪支持亞非國家增加在聯合國主要機構內席位之努力，指俄代表就此事所作聲明中有關匪方態度部份，不符其立場。

十三日

△香港大眾日報消息，據僞「人民代表大會」一代表透露，周匪恩來報告要點為：繼續反美，加強滲透韓越，對俄採取「既分歧（反黑）又團結（團結蘇俄人民）」之政策。

△印度國防部長謂匪邊境建造新道路與機場

十四日

△共匪指責美國助理國務卿何斯曼關於「美國對共匪的政策」之演說，為加緊「玩弄兩手政策」，挽救對匪政策之失敗。

△周匪恩來抵埃及，陳匪毅亦到達，與之會合，進行訪問活動。

△匪技術進口公司向義大利訂購兩套化肥生產設備。

△匪幫代表團應北越之邀，前往參加鋼鐵聯合企業高爐竣工典禮。

△匪與肯亞發表建交聯合公報。

十五日

△南斯拉夫官方表示，反對匪幫參加建議中之不結盟國家會議。

△尼赫魯在一羣眾集會發表演說稱：印度必須在每一方面準備對付共匪，並收復共匪所佔之地區。

△周匪恩來與阿聯總統納塞舉行會談。

十六日

△日本「日中（匪）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夫婦等抵平訪問。

△匪工會代表團抵可倫坡，參加錫蘭工聯年會。

十七日

△匪日簽訂有關尿素、硫酸、鋼、錫等交易合同。

△匪黨「軍委會」發出通知，號召匪軍指戰員學習羅匪榮桓之「優秀品質」。

家要求在聯合國主要機構中增加席位。
△匪「人民日報」另發表社論，反對聯合國大會通過韓國問題之決議。
十九日
△匪義兩公司在平簽訂訂購石油加工聯合裝置成套設備合同。
△蘇俄副主席電唁羅匪榮桓逝世。
△英國電台報導，阿根廷將售匪一七五萬噸穀糧。
二十日
△匪「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為「堅決反對美國的新挑釁」，反對美國政府派遣第七艦隊開進印度洋之計劃。
△周匪恩來在開羅舉行記者招待會，謂匪俄同盟，一旦有事，總會站在一邊。
△匪作家代表團離平赴古巴。
△據印度電台廣播，匪以半價向尼泊爾拋售貨物，以排擠印度出口。
△平匪萬餘人集會支持越共反美。
二十一日
△周匪恩來、陳匪毅今訪阿爾及利亞。
△蘇俄「消息報」報導，蘇俄與共匪間有關共同經營莫斯科和北平間航空線之談判，已於今日在此間開始舉行。
二十二日
△匪幫與阿聯發表聯合公報，認「反帝、反殖民主義」仍為亞非各國首要共同任務；並決定進一步擴大經濟合作、貿易往來，以及文化交流。
△印度電台報導，去年有七萬餘名新疆回教徒逃往蘇俄與巴基斯坦。

二十三日

△共匪「新華社」報導稱，共匪與非洲之蒲隆地王國已同意建立外交關係，交換大使級代表。

△俄國防部長電唁羅匪榮桓逝世。

△匪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匪軍在新年及春節期間開展「擁政愛民」活動。

二十四日

△匪偽「公安部」通知各級「公安機關」在春節期間開展「愛民月」運動。

△古巴友好代表團一行五人抵平訪匪。

△阿爾巴尼亞衛生代表團一行四人抵平訪匪。

二十五日

△匪「新華社」報導，偽「國家經濟委員會」最近會在北平召開所謂「全國節約煤電會議」，總結和交流節約煤電經驗。

△偽「中(匪)日友好協會」與日本「日中(匪)友好協會」在北平簽訂「關於一九六四年度中(匪)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項目的議定書」。

△偽蒙貿易代表團抵平。

二十六日

△黑魯曉夫賀毛匪澤東生日，表示俄共與匪共之團結經得起所有考驗，並將克服現在之困難，無任何事情可以破壞彼此之友誼及整個共產運動。

二十七日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新德里消息，共匪自西藏調兵一師，開往與俄鄰接地區。

△錫蘭

△新德里消息，根據經由難民以及其他人士自西藏洩漏之報導，斷續之戰爭，仍在西藏繼續之中。五年前實行抗暴之前藏康巴族，不時突擊共匪之陣地。

△美聯社消息，共匪續向墨西哥訂購二十萬包棉花(不含數週前所訂之二千五百包)，全部價款二千八百萬美元，交貨期爲一九六四年。

△共匪「人民日報」刊載匪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匪揚十月間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演說，長達三萬六千字，其中有言告訴黑魯曉夫稱：共匪將不會爲共黨陣營的團結，放棄「強硬路線」的原則。

△匪與羅馬尼亞在平簽署一九六四年度交換貨物和付款協定。

△日本法律工作者代表團一行五人抵平訪問。

△匪日在平簽訂民間文化交流共同聲明。

△匪與阿爾及利亞發表聯合公報，認爲目前形勢有利於反殖民者，並謂周匪恩來等訪阿作出「重要貢獻」。

△澳洲電台報導，阿爾及利亞總統將訪匪區。周匪恩來下月將訪突尼西亞建立「外交關係」。

△尼赫魯重申拒絕與匪談判之立場。

△共匪新聞廣播供認：在民國五十二年的一年中，曾有十四批國軍游擊隊，總數二百一十九人，在廣東省秘密登陸或空降着陸。

△劉匪少奇接見出席匪軍後勤工作等會議全體人員。

△周匪恩來與摩洛哥國王會談貿易問題。

△東埔寨元首施亞努親王今揚言與共匪簽訂正式同盟。並透露說，共匪已允以武器供應東國。

△日本法務省宣布，在東京投奔自由的共匪訪日技術團團員周鴻慶之出境許可證已於今日發給。我政府對日本此項袒媚共匪之行爲，立即提出強烈抗議，並召回駐日使館高級官員。

△香港消息，共匪現在大陸農村普遍發動新的「階級鬥爭」，有不少在「土改」時已被「鬥爭」之地主富農，又重新遭受「清算」。

△英國報導，周匪恩來非洲之行，並無何收穫。

三十日

△匪偽「國務院」舉行一百四十次會議，批准所謂「飛行基本規則」及「外國民用航空器飛行管理規則」。

△周匪恩來今抵阿爾巴尼亞訪問。

△共匪與摩洛哥政府發表聯合公報，匪幫感謝摩洛哥支持其進入聯合國，哈桑二世應邀將於適當時訪問匪區。

△周匪恩來抵地拉那，謝胡致歡迎詞謂匪阿思想行動完全一致。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周匪恩來今抵摩洛哥訪問。

編後記

編者

今年世局如何，必為每一讀者所關切。我們特請鄧公玄先生就此作一展望，這是本刊要向讀者推薦的第一篇文章。

去年匪共舉行第二屆人代會第四次會議，出席所謂代表達一千零一十二名之多，但有關會議經過情形，極少透露，即會後所發表的「新聞公報」，對所謂「第二個五年計劃」、「三面紅旗」與「大躍進」之類的口頭禪，亦未敢再提，具見匪共內外交困之窘迫。懷遠先生根據極難獲得的資料，對偽人代會與共匪今後動向，作了一次很詳盡的剖析和鳥瞰，我們特發表以供讀者參考。

毫無疑問，去年是共匪遭受內外壓力、經濟瀕臨崩潰，圖謀掙扎變異的一年。有人認為共匪的經濟情勢已見好轉；也有人說匪首頗能接受現實教訓，故能改採彈性政策。究竟共匪經濟實況如何，他們如何補救，其經濟有無好轉可能，我們希望讀者參閱蕭野暉先生所撰「一年來共匪的經濟」專文，當可獲得清晰的了解。

黑魯曉夫在去年十二月上旬召開的俄共中央全會中，坦認蘇俄的農業歉收與糧荒，而歸咎於化學工業的生產，未能達成預期的指標。因此大張旗鼓提出「未來七年加速發展化學工業綱領」，作為俄共全會討論的主題，並奢言至一九七〇年時，化學總產值可達二百四十至二百五十億盧布，且謂其目的是在改善人民生活。誰也知道，在俄共統治之下的蘇俄經濟，一向是「生產財」的生產先於「消費財」的生產，而鋼鐵生產又優先於其他產品的生產，加以生產幹部缺乏又低能，故任何龐大的增產數字指標，都不過是玩弄戲法而已。呂律先生在本期為本刊對此提供了一篇極有價值的分析報告。

最後我們要向讀者介紹張棟材先生所撰「對法、匪關係的觀測」一文，無論是資料內容或分析判斷，都值得讀者們參閱。

新年伊始，本刊同仁特此敬祝讀者們健康愉快，並盼續予本刊批評指教與支持合作。

問題與研究

第三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一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卜道明

兼社長：卜道明

副社長：吳俊才

兼主編：吳俊才

出版者：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所址：台北市中正路一五五號

電話：二二七七 二二七九 二二八一

台北市郵政信箱一八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三三四三六號

全省總經銷：國華森記書報社

地址：金華街二十一號

電話：二五四七 二五六號

香港經銷處：亞洲出版社

地址：香港銅鑼灣怡和街88號

九龍經銷處：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一一一號

日本經銷處：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上海市臨沂街五號

零售每冊：新台幣五元 美金一角五分

港幣一元 日幣六〇元

訂閱：全年新台幣五十四元

半年新台幣二十七元